

周羣玉先生著

白話文學史大綱

上海羣學社印行



中華民國十七年正月付印
中華民國十七年三月出版

▲白話文學史大綱全一冊▼
▲定價大洋六角▼



總發行所
分發行所

上海

北京

四馬路
佩文齋書莊
自強書局

羣

及外埠

學社
各大書莊

編輯者 周羣玉
校對者 胡翼雲
發行者 羣學社
印刷者 中國印刷廠

序言

編一本中國文學史不是一樁容易的事情。因爲評論歷代的文學，倘若沒有看過歷代的文學，是不成功的。

像我這種人，是不配做這一件工作的——一則因爲太懶惰，二則因爲看書欠系統。

因爲我太懶惰，不喜歡看書；所以要克制這懶惰，除非用這個方法來鞭策自己不可。

因爲我看書欠系統；所以要想補這缺點，只有定出一個看書大綱 *Out line*，照大綱看去。

這兩點就是我編輯這一本書的緣起。

有人說：批評文學家，只須用兩個或四個八個的適當字句，字句之外，講不到什麼。敘述文學家的字號，籍貫，著作，並無關係。這兩層見解，我可不贊同的。因爲用兩個

或四個八個的適當字句，只能表出文學家的作風，至于與時代精神究竟之關係，是不明白的。不敘述文學家的字號，籍貫和著作，是不甚妥的，試舉一例子來講。

桃花源記是元亮作的嗎？稗村能作長生殿嗎？「嶺海多才。以未染中原江左習氣，故尙存古風。」如此看來，字號，籍貫和著作，是我們研究文學史的一件必要的事情。

本書的取名「白話文學史大綱」是用白話文體做成，並非書中所選的詩歌小說劇曲都是白話的。讀者諸君，請勿誤會。

本書錯誤的地方，在所不免，希望讀者隨時校正，十分感謝！

一五，四，二七。作者自識

緒論

第一章 文學史的界說

什麼叫做文學史？我可簡單的解釋在下面：

文學史者，研究歷史文學之沿革而觀察其變遷之因果關係者也。

因為文學有變遷，所以此一時的文學與彼一時的的不同——有的極好，有的極壞；甚至移風易俗，改造社會，文學總是其中的原動力。明白了這個原因，方可以建設新文學。

要想建設新文學，必須從研究舊文學入手；因為舊文學的沿革變遷和因果關係，都是創造新文學者的基礎，建設新文學者的門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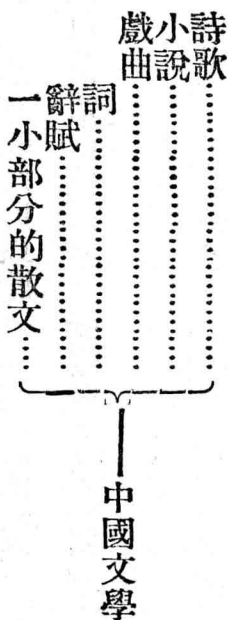
我們要創造新文學，所以要明白舊文學的因果關係。文學史就是研究舊文學的因果關係的學問。換句話說：文學史是研究文學的歷史的。

第二章 文學的範圍

中國解釋文學的論調，從來有兩派。

其一：必沈思翰藻，始名之爲文。（阮芸台）

其二：文學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謂之文；論其法式，謂之文學。（章太炎）
這兩種論斷文學，不免失之過狹和過寬。在本書所講的文學範圍，如下表。



上表不過大略言之，倘若細細分析，就詩歌中可以分敘事詩，抒情詩，史詩，歌謠，童謠等項。

第三章 文學與環境

支配文學，總是受着環境的勢力，現在我分兩方面講。

I, 時代精神 文學不是一件孤立的東西，是「時代精神」的反映。舉凡一時代的生活狀況，人民心理，學術趨勢，都能一一表現于文學上面。但是各時代的生活狀況不同，所以各時代的文學也就兩樣了。試看楚騷，漢賦，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這顯然是各時代文學之不同的地方。所以「左邱明不能作水滸，吳敬梓也不能作春秋」推而至于伊利沙白 (Elizabeth 1533-1603) 有伊利沙白時文學，維多利亞 (Victoria 1819-1901) 有維多利亞時文學，莎士比亞 (Shakespeare 1564-1616) 不能做羣鬼 (Gjengangere 1881) 般生 (Bjornsen 1832-1910) 亦不能作漢米爾特 (Hamlet) 』這真是受「時代精神」的支配啊！

文采斯德 (Winchester) 說：『時代精神不但可以左右文學的性質與情趣，并且影響到他的體裁』的確如此。

影響。

II, 地勢影響 古人說：『鄭衛多淫聲，燕趙多悲歌慷慨之士』這都是地勢的

所以托爾新泰 (Tolstoy 1828-1910) 之與高加索 (Caucasus) 泰戈兒 Tazre

1369-)之與喜馬拉亞(Himalaya)莫泊三(Maupassant 1850-1898)之與撒哈拉沙漠(Sahara Desert)以及李白之與峨嵋山。他們的夢想當中，總含着「真美」「真善」「真愛」的戀心，卒後使他們成功偉大的不朽的文學。

第四章 本書的分期

每一時代的文學，因為背景不同，遂有不同的色彩。我們因為便利研究起見，把這種不同色彩的文學，分作三個時期：

第一期，上古文學——黃帝以前到秦。

第二期，中古文學——自漢到五代。

第三期，近古文學——自宋到清。

第四期，中華民國文學。

第一期的文學，是創造的文學；是純粹的文學。

第二期的文學，是模仿的文學；是脂粉的文學。

第三期的文學：是專有時文學；是玩意的文學。
第四期的文學，是普遍的文學；是故意的文學。

白話文學史大綱

目次

序言

緒論

第一章 文學史的界說

第二章 文學的範圍

第三章 文學與環境

第四章 本書的分期

第一編 上古文學

第一章 黃帝以前的文學

第二章 唐虞文學

第三章 三代文學

(一)夏之文學……(二)商之文學……(三)周之文學——周初春秋戰國……

第四章 秦代文學

第二編 中古文學

第一章 兩漢文學

第二章 魏代文學

第三章 晉代文學

A 正始文學……B 乃太康文學……C 永嘉文學

第四章 六朝文學

一 宋代的文學——元嘉文學……二 齊代的文學——永明文學……三 梁代的文學……四 陳代的文學(南朝)……一 北魏……二 北齊……三

北周(北朝)

第五章 隋代文學

第六章 唐代文學

初唐……盛唐……中唐……晚唐

第七章 五代文學

第三編 近古文學

第一章 宋代文學

第二章 遼金文學

第三章 元代文學

第四章 明代文學

第五章 清代文學

第四編 中華民國文學

結論

附錄

歷代文學檢查表

毛詩三百另五篇

白話文學史大綱 目次

諸子作物

楚辭考

元曲作者及其作品

曲辨

明代劇曲家及其作品

清代劇曲家及其作品

第一編 上古文學

第一章 黃帝以前的文學

人類在未有文學以前，就有言語；言語未能完全成立以前，就會動作。現在要談到文學，似乎總不能離開文字，不知在上古未有文字的時候，人類言語動作，早就含有文學興趣了；所以我們一講到黃帝以前的文學，就應該追想到黃帝以前的狀況。

我國在黃帝以前，文字固然沒有，就是語言組織，也還未完全，不過僅用一種極單純的聲音，以表示他的情感，無規律的動作，以發洩他的興趣——如快樂時模倣鳥類的鳴聲——此即舞蹈與歌謠的前部先鋒，實為後日高尚優美之文學的基礎。（1）

後來漸漸進化，文字雖仍未製造，不過語言組織已較前完全——能自由發表思想，把單純的聲音與散漫的動作，演進為一種謠舞，實包含動作樂調及語言三部分，為後世一切文學的淵源；葛天氏之樂，即其代表，現在僅能知道那「三人持牛尾投足以歌八闋」的題目。（2）歌辭就失傳了！至于伏羲時的駕辨曲（見楚辭大招）網罟

歌（隋書樂志）神農時的豐年歌（夏侯玄辨樂論）有炎頌（莊子天運）這些作品，雖是黃帝時人追記的話，然而我們不能不認爲是黃帝以前的文學的一斑；可是現今傳其名而不得見其文，這分明是受文字未造出的影響；一有文字，那些黃帝以前的文學，就可以記載下來了！

到了黃帝時候，文化日進，歌謠甚盛，可是文字初造，去結繩時代不遠，所以失去的歌謠一定很多。據漢書藝文志載有黃帝銘六篇，現在只見巾几金人二銘，管子有明台議（文心雕龍）歸藏有網罟歌，水經注有渡江歌，哀龍頌。這些作品，是否黃帝所作的，今已失傳，無從去考證起。

（1）這一個時代，因時期荒遠，未有文字，更無典籍可憑，似乎無從證實；但是從英人赫智爾氏（Haechel 1833-1919）發明復現說 Deapitukation theory

以來，我們可以從旁證明，如未能說話之兒童，當他快樂的時候，即能隨口歌唱，以聲音的長短高低疾徐來表示他的情感。當兒童這個時期，正合那

時代的人民一樣。

(2) 葛天氏之民，三人持牛尾，投足以歌八闋——一載民，二玄鳥，三逐草木，四奮五穀，五敬天帝，六建帝功，七依地德，八總禽獸之極（詳文心雕龍）

第二章 唐虞文學

唐虞的時候，天下太平，人民除耕種之外，唱歌遊玩，非常放任。帝王世紀：

帝堯之世，天下太和，百姓無事，有老人擊壤而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

列子：

帝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不治，與億兆願戴己，與乃微服遊于康衢，聞兒童謠云：『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家語：

舜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其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

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

尙書大傳：

舜將禪禹，于是又俊百工相和而歌，卿雲帝又倡之，八伯咸稽首而和，帝乃載歌：『卿雲爛兮，糺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

像這類歌謠，雖是社會生活狀況及政治方面的描寫，然而都很能表白陶醉的自然！

此外散見于各書的，唐則有帝力歌（見高士傳）、三多祝（莊子）、堯戒（淮南子及古詩源）、大唐歌（路史後記及文心雕龍）、虞則有明良歌（文心雕龍）、普天詩（呂氏春秋）、大唐歌（尙書大傳）、思親操（古今樂府）、祠田詞（文心雕龍）、喜起歌（文心雕龍）。

這兩代的文學，差不多完全是韻文——歌謠——由此可是詩歌的發生在文章之前，只是詩歌的進步甚爲遲緩——唐虞之世，尙是稚氣，而文章的技能，已向前直進；所以詩三百篇比股肱元首歌，稍見發達；而二典三謨比商周的文章，差得多了！

第三章 三代文學

『三代當中文學作者，前後輩出，嘉言懿訓，流傳于今者很多，或者全書尙存，或者逸文散見于諸子百家……』

(一) 夏之文學

塗山歌是偽的，五子歌是亡了；此外散見于各書的周書載有夏箴，困學紀聞有夏后鑄鼎鬻子有開望籒銘，籒銘，呂氏春秋有孔甲歌……夏禹四百年間的文不過如此。

(二) 商之文學

到了商代，歌謠更多，其散載于各書的，如盤銘（見禮記），桑林禱辭（荀子），商銘（國語），大旱祝辭（說苑），帝乙歸妹辭（困學紀聞）。

湯之盤銘曰：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章三句，句三字，僅以新字爲韻，實後世銘文的濫觴。

桑林禱辭曰：

政不節與？使民疾與？宮室崇與？婦謁盛與？苞苴行與？讒夫昌與？
這也是三言詩，每句加語助詞「與」字，實後世祝辭的祖宗。

(二) 周之文學

周代自武王興兵伐紂，擁舉爲王，直到赧王被滅，凡八百餘年間，是文學最龐雜的時代，也是文學最發達的時代。

周代的文學，可以分下列三個時期。

一、周初

二、春秋

三、戰國

一、周初

史記：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采薇首陽山，餓且死，作歌：

登比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吾適安歸矣？吁！嗟徂兮，命之衰矣！

史記：箕子朝周，過故殷墟，感宮室毀壞，生禾黍，箕子傷之，欲泣則不可，欲泣爲其近婦人，乃作麥秀之詩以歌之。

麥秀漸漸兮，禾麥油油；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

其纏綿悱惻的感情，諧和清純的音節，決不是昔日的歌謠之可比，而抒情詩的暢達，實開三百篇的先聲。

詩經：姬周最大的文學貢獻，當然要推詩三百篇。

古詩：本來有三千餘篇，經孔子把煩重的刪去而取有禮義的；上採后稷，中述殷周，下至厲王、幽王，凡三百另五篇，孔子絃歌之，皆可入樂。大概三百篇體兼抒情與敘事，敘事詩的聲韻不必和諧，體製也不必整齊，而抒情詩則因感物與懷，懷思情致，

當發爲歌詠時，便覺得柔婉而多情。這詩是三百篇可以入樂的緣故。

詩三百篇，孔子把他入樂的意思，在乎陶冶民心，而先王以爲是一種「政教」。因此分別爲風、雅、頌三類。鄭樵說：

「風者，出于風土，大概小夫賤隸婦人女子之言，其意雖遠，其言淺近重複，故謂之風；雅出朝廷士大夫，其言純厚典則，其體抑揚頓挫，非復小夫賤隸婦人女子能道者，故曰雅；頌者，初無諷誦，唯以鋪張勳德而已，其辭嚴，其聲有節，以示有所尊也，故曰頌。」這話說得很不錯。

後人說詩有六義，以情質分，有：

風——又叫「國風」，是民間底歌謠；是民間諷刺帝王諸侯的歌謠。

雅——雅分「大雅」「小雅」，是出于王朝的樂歌。

頌——是宗廟的樂歌。詩譜序裏說：「動天地，感鬼神。」

以體裁分，有：

賦——是陳事直言的。

比——是假物言志的。

興——是托物興詞的。

詩三百篇的真相，大序裏說：『發乎情，止乎禮義。』孔子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所以「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敘年青男女戀愛，雖樂而有儀；描寫夫婦決裂的事情，雖怨而不怒；諷刺君臣時政的齷齪，雖哀而不傷；歌頌道德教化的完美，雖正而不諛。這是三百篇富於文學的興趣的色彩！

三百篇詩，大都以四言爲定式，然而也有長短不一的，如：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敝』『還』是一言的。

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于予恤，靡所止居。『祈父』是二言的。

苕之華，其葉青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苕之華』是二言的。

『思文后稷』是四言的。『投我以木桃』是五言的。『嘉賓式燕又思』是六言的。『如彼築室于道謀』是七言的。『十月蟋蟀入我床下』是八言的。

像這一類的詩，句子長短，隨着思想而定，是很自然的純粹的文學。後世的詩人，做詩什麼「五言」「七言」，實在想模倣這種式子，反而弄得「畫虎不成反類狗」的笑話，便先失作詩的真意了！

詩三百篇，以黃河爲中心，是北方的文學。我們翻開詩經來看，十五國中，周南召南王檜陳鄭在河南，邶鄘衛曹齊魏唐在河北，豳秦濱涇渭在河西，疆域所及，不外河南陝西山西山東四省——禮記上說：『溫柔敦厚，詩教也。』這話可說是北方文學的色彩。

周代散文如文王演卦爻繫詞武文伐紂作泰誓牧誓周公作爻辭爾雅，制有儀禮周禮召公作旅獒君奭這些作品，我們都可以在易經書經禮記這幾部書中看得見。

周公的著作，除尚書所載以外，歌詠最多，如東山風也，常棣雅也，時邁頌也，所以周公是周初的大文豪。

二 春秋

從周初到春秋，六經——易書詩禮樂春秋——方面，已經完全告成了。

此後孔子刪詩書，訂禮樂，贊周易，修春秋。

孔子是一個極有魄力的人，所以敢大膽的審定六經；不但如此，孔子並且是個博覽羣籍的好學者。相傳他曾看過一百二十國的藏書，佚文秘書無所不閱，遠近方言都懂得。這種賢能多才的人，實在不可多得的。

他的門弟子都很有貢獻。左邱明著有春秋傳（即左氏傳）及國語，曾子作大學孝經，卜子夏作喪服傳，詩大序，又與仲弓合輯論語，遊子有禮運篇，子貢作樂記篇，再傳弟子子思作中庸，穀梁赤作穀梁傳，公羊高作公羊傳。他們的文章，簡約而理精，總說是孔子一流的人物。

當時與孔的思想相反者是老的。兩的主張。

孔子的主張——仁義。

老子的主張——不仁義。

孔子的主張可以不必申說。老子的主張我們要曉得。他說：『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又說：『大道廢，有仁義；智惠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以上他把不要仁義與不要仁義的理由，說得很明白透澈的了。

他倆的主張既然不同，他倆的宗教當然兩樣。

孔子的宗教是提倡「孝弟仁義」的。老子的宗教是鼓吹「虛無主義」與「自然主義」的，在理論上講來，要比孔子的高一着；在實際上講來，不及孔子的實用，其實，各有各的長處，各有各的短處，更不必硬去分別個高下。

同時還有管仲的管子，晏子的晏子春秋，敬姜的論勞逸，曹劌子魚的論戰，叔向的賀貧，臧僖伯的諫觀魚，臧哀伯的諫納鼎，以及大小戴禮、河間樂記、後蒼曲台記、古文記諸書，都可說是中國文學的淵藪。

姬周以詩爲政教，以詩爲政治得失的反應，所以周初大治。到了春秋，周室漸微，

諸侯勢力日見擴大！這是詩教萎息的一大原因。孟子說得好：『王者之迹息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觀此，可知春秋的詩壇上是不甚熱鬧的。

雖然如此，但是我們還可以找到下面的詩來點綴這時候的寂寞。

孔子不但是儒教的大偉人與講仁義的道德家，他也很能做詩。

史記：孔子相魯，魯大治，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膳于大夫。孔子遂行，歌曰：

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蓋優哉遊哉，維以卒歲！

說苑：上有孔子的螻蛄歌：『遠山十里，螻蛄之聲，猶尙在耳！』

這是孔子借螻蛄來譏魯政的擾亂者。沈德潛說：『政尙靜而惡譁也。』

此外水經注上有他的臨河歌：『狄水衍兮風揚波，舟楫顛倒更相加。歸來歸來胡爲斯？』孔叢子上有他的獲麟歌：『唐虞世兮麟鳳遊，今非其時來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龜山操：『予欲望魯兮，龜山蔽之！手無斧柯，奈龜山何！』以上三首歌，是孔子在命運的不濟時候作的，但是歌中絕對沒有末路語調，也許是他的涵養功夫吧？

所以當他臨死的時候，也唱着歌：

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

他臨死時的尾聲，就在此歌裏——孔子是魯人，他見魯國這樣，不能不使他悲觀。這時候除孔子以外，淮南子上有甯戚底飯牛歌：

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逢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飢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

全歌共三首，此第一首。歌中三字四字七字成句，爲後世「樂府」的濫觴。

風俗通有百里奚妻底琴歌：

百里奚，五羊皮；憶別時，烹伏雌，炊扈屨；今日富貴忘我爲？

列女傳有杞梁妻底琴歌：

樂莫樂兮新相知，悲莫悲兮生別離！

彤管集有韓憑妻底烏鵲歌：

南山有烏，北山張羅；烏自高飛，羅當奈何？

烏鵲雙飛，不樂鳳凰；妾是庶人，不樂宋王。

以上是春秋女流的作品，在這一代文學史上，是有數的文學。

三 戰國

春秋之世終，戰國之世始。在這個時代，是諸侯橫行霸道的時代。他們只想擴大自己的勢力範圍，所以諸子百家就乘此而起，各樹論說，聚黨徒，卒後弄得戰國七雄的勃興，自相擾亂……

因之，我們研究這時代的文學，不能不先談這時代的學術。文史通義裏說：

「戰國之文，其源皆出于六藝……老子說本陰陽，莊列寓言假象，易教也。鄒衍侈言天地，商伊推言五行，書教也。管商法制，義存政典，禮教也。申韓刑旨歸賞罰，春秋教也。其他楊墨尹文之言，蘇張孫吳之術，辨其源委，挹其旨趣，九流之所分部，七錄之所敘論，皆于物曲人官，得其一致，而不自知爲大典之遺也。」又說：「……出於詩教，何謂也？曰戰國者，縱橫之世也。縱橫之學，本屬行人之官。現春秋之辭命，列國大夫，聘

問諸侯，出使專對，蓋欲文其言以達旨而已。至戰國而抵掌揣摩，以博取富貴。其辭敷張而揚厲，變其本而加恢奇焉。不可謂非行人辭命之極也。孔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奚爲？是則比興之旨，諷諭之義，固行人之所肄也。縱橫者流，推而衍之，是以能委折而入情，微婉而善諷也。讀此，我們對於戰國文學的淵源，可說知道一個大概了。

但是向來講文學的人都把這時代的學術分爲儒家，道家，陰陽家，法家，名家，墨家，縱橫家，雜家，農家，小說家，十家。（詳漢書藝文志）

儒家 班氏說：蓋出于司徒之官，若孟子 荀子 景子 世子 芊子 公孫尼子……他

們的學說，提倡『孝』『悌』『仁』『義』

道家 班氏說：蓋出于史官，若莊子 文子 蜎子 列子 田子 老萊子 黔婁子 鶡冠子

關尹子……他們的學說，鼓吹『自然』『虛無』

陰陽家 班氏說：蓋出于羲和之官，若鄒子……專講『吉凶之變』或曰『談

天』

法家 班氏說：蓋出于理官，若李悝商子尸倭慎子申不害韓非子……他們的

學說『崇法術』『尙刑名』

名家 班氏說：蓋出于禮官，若惠子尹文子公孫龍子……他們的學說，在『總

覈名實』

墨家 班氏說：蓋出于清廟之守，若墨子田俅子隋巢子胡非子纏子……他們

的學說，主『利他』或說『爲人』又說『兼愛』

縱橫家 班氏說：出于行人之官，若蘇秦張儀……他們的學說，『尙權謀』

雜家 班氏說：蓋出于議官，若呂不韋……他們的學說，重議論，是儒道墨三家

的併合。

農家 班氏說：蓋出于農稷之官，若許行陳相陳辛……他們提倡君臣並耕，均

貧富，齊勞逸，很有『共產』精神。

小說家 班氏說：蓋出于稗官，若鬻子青史子燕丹子朱子……言名怪誕。

以上十家的思潮，總括起來，也不過四派：

鄒魯派——倡『仁義』孔子孟子爲中堅，荀子景子……等爲克派。

陳宋派——主張『自然』『虛無』老子莊子爲中堅，墨子宋桎許行陳相陳辛

爲克派。

鄭衛派——『尙法術』鄭申不害衛公孫鞅趙慎到韓韓非子爲中堅，鄧析惠施

公孫龍魏牟……等爲克派。

燕齊派——重『空疎』騶衍騶奭淳於髡田駢接子爲中堅。

十家的著作，（附于本書後面可作參考）都是富于智謀的文章；因爲是處于這時代的背景的地位的緣故，所以在此也不便多說。

戰國的詩歌，更不及春秋了。因爲那時候只要有精密的智謀，便可得貴族式的生活，飽食暖衣，無所他求，于是虛榮心的人，被這種魔力所引誘，投身此中，去經營利己的事業了。

但是這個時候，引起社會上的農民底謳歌，與失志者底哀詞，倒很可觀。按史記

上禳田者祝：

甌窶滿篝，汗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

這首歌是寫瘠地豐獲的農民，十分得意；雖然如此，但也可說是農民的自慰了。

渡易水歌：『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這首歌的事實，在史記裏說是燕太子丹使荆軻刺秦王，到了易水邊……而作此歌。全歌僅二句，末句是很有精彩的。

楚人謠：『楚雖三戶，亡秦必楚！』

沈德潛說：『哀痛激烈，比松柏之歌尤甚。』這話說得很不錯。

此外，關於諺語一類的歌謠也不少，如六韜『天下攘攘，皆爲利往；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國語『獸惡其網，民怨其上。』慎子『不聽不明，不能爲王；不瞽不聾，不能爲公。』這種作品，雖是很短和沒有詩的體裁，但看牠精力所致，都是極好的諷刺俚謠。

這個時候，有兩位辭賦大家，就是屈原與宋玉，在中國文學史上，也有很大的貢獻。

屈原名平，楚之同姓也。爲楚懷王左徒，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讒之，王怒而疏屈平，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屈原列傳）

文心雕龍裏：『自風雅寢聲，莫或抽緒，奇文鬱起，其離騷哉！固已軒翥詩人之後，奮飛辭家之前，豈去聖之未遠，而楚人之才乎？』是說離騷的由來及屈原的才能。又『昔漢武愛騷，而淮南作傳，以爲「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蟬蛻穢濁之中，浮游塵埃之外，矚然涅而不淄，雖與日月爭光可也！』這是評論離騷的一段話。可見這二十五篇的離騷，早爲文人學士所推許的了。

離騷是楚辭的一篇。此外，又因被放于江南的荒野而作九歌、天問、九章、遠遊、卜居、漁父等篇。申說己志，撥動君心，可是終不見省。他到了這步田地，不忍見他的宗國，不忍見他的故鄉與鄉人，遂赴汨羅之淵，自沈而死……

他的九歌，靡綺而傷情；卜居，標放言之致；漁父，寄獨往之情；遠遊，天問，瓌詭而惠

巧事實雖發生于古代，而辭氣却切于現今——純潔的題材，芬芳的引喻，能把煩亂愁擾的腦海，悱惻困頓的思懷，一齊都表白出來了，實是後世詞家的鼻祖。所以能引起一般人的注意，而產出不朽的文學的興味。

宋玉是屈原的弟子。他憫惜他先生因忠君而反放逐，作九辯述其志以悲之。後來，聞說屈原已死，他憐哀非常，作招魂一篇，也許是師生間之至情吧？

他倆底作品，是從心曲中流出來的，所以十分自然！「……故其敘情怨，則鬱伊而易感；述離居，則愴快而難懷；論山水，則循聲而得貌；言節候，則披文而見時。」（文心雕龍）因此，後世的辭賦家，無意的帶着離騷的遺響，受着楚辭（1）的感化，遂成寫失意者的工具了。

宋玉又作高唐神女二賦，皆寓言托興，含有諷刺的色彩。與宋玉並稱的是景差，也善作辭賦，大招就是他的作品。

（1）楚辭是楚人的歌聲。

離騷九歌天問九章遠遊卜居漁父 以上離騷凡七題二十五篇，皆屈原作。

九辯招魂大招惜誓弔屈原服賦哀時命招隱士 以上續離騷凡八題十六篇。

總集起來，謂之楚辭。（詳朱熹楚辭集註）（本書後面附有研究）

第四章 秦代文學

秦始皇採用丞相李斯的政策，「焚詩書，坑儒人」，文氣幾絕；而所留文典，又概歸官吏執掌。所以秦代的文學，是貴族專有的文學；而且是少數人的文學！

嬴秦的焚書坑儒，在始皇的意思，是想把皇位「傳之無窮」；在李斯是想謀得一己文學的大名……換一句話，李斯幫始皇的忙，始皇當然要寵任他；在「寵任」的二字上，便達到李斯底「個人主義」的目的——到了那時，他在百姓面前，橫行霸道，凡事都得斜眼望他的憎喜呢！所以這一代，簡直無文學可言！

論者，都說李斯的諫逐客書是很麗藻的，泰山刻石是很蒼勁的，這也無須毀言；但是他想出一「愚民政策」來把三代的文學付之一炬，而毫無遺賸，使秦以後的文學界上，費了不少功夫，從頭整頓起，總許是他一人的罪惡！

李斯的罪惡固如上說；但是他的好處，也不能抹却——變「大篆」爲「小篆」，繕寫方面，比從前倒便利了許多。同時，史籀作「八分書」，在文字上闢一種新紀元。

第二編 中古文學

第一章 兩漢文學

文學思潮，到戰國時而大解放，中間雖然經過嬴秦的「焚書」「坑儒」，但是爲時極短，所以不久便又振興起來了。

漢代的文學，值得在文學史上論的，是：1. 楚辭的遺韻，2. 詩歌之盛，3. 樂府之盛，4. 辭賦之盛，5. 小說之盛，6. 女流作家及其作品，7. 其他——王褒、僮約。

1. 楚辭的遺韻

漢高祖任用張良、蕭何、韓信……一輩能人，把西楚霸王項羽滅了，心中十分喜歡。史記高祖定天下，還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上擊筑，歌曰：

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這種氣概，雄壯一世；而被他掃滅的項羽，在垓下唱出一首慷慨的悲歌，雖說是

英雄豪壯，但一種嗚咽纏綿之情，總似乎有些不忍……歌曰：

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這兩首歌，抄在一起讀，可以看出漢高祖是由平民躍身而爲帝王的，唱出的是樂極的歡聲；垓下的項羽，是哀末路的英雄，唱出的是淒涼的悲歌。總之，都是從心曲中流出，寫在白紙上，使人們看了，驚心觸目，引起不少的哀憐心，爲項羽的不命運申訴呢！

此後，高祖命唐山夫人韋昭作房中樂——安世房中歌——其辭深雅古奧，毫無兒女口吻。全歌大意，不外「德孝」二字，這是可貴的地方；真不愧爲興國文學啊！漢高祖項羽和唐山夫人的作品，都染有楚辭的遺韻，想是他們生在楚地，楚人的音節，是他們的本質；而引起他們的，便是屈原的離騷。

2. 詩歌之盛

考三百篇亡于漢，而絕于晉。大概漢代受了離騷的變風變雅的牽制，不能儘

量做古詩，——間或有能做古詩，只是少數罷了！因此，漢代的詩壇上有兩種特產物。五言詩，這種詩體，是李陵蘇武創立的。韓愈有詩道：『五言出漢時，蘇李首更號。』滄浪詩話也道：『五言詩起于李陵，（或枚乘）』并且我們可以說，這是來源于離騷的——鍾嶸說：『李陵之詩，其源出于楚辭。』觀此，可以無慮了。

李陵與蘇武的詩，（參看古詩源），實是五言的鼻祖。或說：『蘇李詩，一唱三歎，感寤俱存，無急言極論，而意自長，言自遠也。』此外無名氏的古詩十九首，做得很好。玉台新詠以『青青河畔草』，『西北有高樓』，『涉江采芙蓉』，『庭中有奇樹』，『迢迢牽牛星』，『東城高且長』，『明月何皎皎。』諸首爲枚乘作文心雕龍以『冉冉孤生竹』爲傅毅作。昭明太子，因爲作者的姓名失傳，統名爲古詩。其實不止一人之作，亦非一時所作。

古詩十九首我想是「失意者的悲聲。」沈德潛說：『……就五言中較然兩體：蘇李贈答，無名氏十九首，古詩體也。』

漢詩最好的，要算下面這兩首：

古詩 上山採靡蕪，下山逢故夫。長跪問故夫：『新人復何如？』新人雖言好，未若故人姝。顏色願相似，手爪不相如。新人從門入，故人從閣去。新人工織縑，故人工織素。織縑日一匹，織素五丈餘。將縑來比素，新人不如故！

古詩 十五從軍征，八十始得歸。道逢鄉里人，『家中有阿誰？』遙望是君家，松柏冢纍纍！兔從狗竇入，雉從梁上飛。中庭生旅穀，井上生旅葵。烹穀持作飯，采葵持作羹。羹飯一時熟，不知貽阿誰？出門東向望，淚落霑我衣……

這種真情摯意，詩人用他底手腕寫下來，使我們百讀不厭，真是絕妙的文學！
(以上這兩首古詩，沈德潛把牠歸在樂府裏。)

七言倡和 『元封三年，作柏梁台，詔羣臣二千名，有能爲七言詩，乃得上坐。』當時最著名的七言詩，就是漢武帝君臣倡和的柏梁詩：

日月星辰和四時 帝

驂駕駟馬從梁來 梁孝王 武王

那國士馬羽林材 大司馬

一次，他在武帝面前，起而歌曰：

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

沈德潛說：『欲進女弟，而先爲此歌。』所以武帝被他說得心花都開，畢竟迎娶爲姬，延年就此得幸，可是他的女弟不久死了。漢書裏：

「……夫人早卒，方士齊少翁，言能致其神。乃夜張燈燭，設帷帳，令帝居帳中，遙望見好女如李夫人之貌，不得就視，帝愈悲，感爲作詩：『是耶非耶？立而望之，何姍姍其來遲！』」

李延年靠女弟得幸，做了協律都尉，設立樂府，郊祀的時候，喚童男童女七十人同唱樂府。郊祀歌十九章，便是在這時所作的。（郊祀歌，或說司馬相如作）

樂府中的上品，當推羽林郎陌上桑孤兒行悲歌廬江小吏妻。

羽林郎是辛延年所作，其駢麗之詞，歸宿點却是極貞靜的。

陌上桑，一曰豔歌羅敷行，其鋪陳穠摯，與辛延年的羽林郎一副筆墨，是非常神

妙的作品。

孤兒行一篇，能使人哭得出來。沈德潛告訴我們說：『極瑣碎，極古奧，斷續無端，起落無迹，淚痕血點，結綴而成。』

悲歌不知是誰作的？其憤懣心臆，有如骨鯁在喉，不吐不快。這一類多是悲歌慷慨，不知是血是淚……

廬江小史卽古詩爲——焦仲卿妻作，通常喚做孔雀東南飛。全篇有一千七百四十五個字，是古今第一首長詩。淋淋漓漓，反反覆覆，雜述幾人口中的說話；而于描寫各人的聲音面目，無不畢肖，真是絕妙的筆墨，不朽的文學！

此外好的樂府，如蔡邕的飲馬長城窟行，蒸琰的胡笳十八拍，無名氏的戰城南，君子行，善哉行，東西門行，傷歌行，長短歌行，相和曲，瑟調曲，平調曲，清調曲……都是很好的作品。

4. 辭賦之盛

漢楚元王交（高祖弟）淮南王安（元王子）吳王濞（高祖侄）梁孝王武懷王揖都襲取孟嘗君呂不韋的故智，招致文人來作賓客。他們爲什麼喜歡這輩文人呢？藉此可以抬高聲望，造作叛亂，想達到各人富貴榮祿的目的。在表面上看來，似乎在乎在共究楚辭，在想念上，明明是自私自利的，那有真心來提倡文學呢？

當時辭賦家，如賈誼伍被嚴忌枚乘司馬相如……都曾作過他們底賓客；而在這輩辭賦家的動機；一面當然要討各自主人的好；一面也要供武帝的賞識；所以相如學高唐好色而作子虛上林……等賦，後來枚叔莊助朱買臣吾邱壽東方朔諸人做出來的辭賦，又較豔麗些，愈能得武帝的寵愛。

辭賦至武帝時爲最盛——按漢書藝文志序賦爲五種，（一）而武帝時人的作品最多。

兩都賦序：賦者，古詩之流也。文心雕龍：賦自詩出。觀此，我們可以知道漢代的辭賦，起初是從古詩分出，以後逐漸變化的，——一面固然如此，但一面也是受着離騷的感化。

漢代的辭賦大家，當推司馬相如爲第一。他的子虛上林遊獵，是寫田獵的美人長門，是寫戀愛的大人，是寫神仙的哀二世，是寫哀弔的。其局度的開張，詞藻的瑰麗，氣韻的排宕，興趣的淵涵，實是獨有的妙技，千古的絕調，不愧古今獨步。揚雄說：『長卿之賦，非自人間來，神化之所至也。』相如自己也說：『合纂組以成文，列綿繡而爲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賦之跡也。』

七諫是東方朔所作。其辭和諧，得相如思旨，有屈平餘韻。

七發是枚乘作的。其聲韻格律，善模七諫。以後傅毅的七激，張衡的七辯，崔駰的七依，都是模倣七發而作的。

弔屈原、鵬鳥賦，賈誼作。

甘泉、長楊、校獵、揚雄作。甘泉是模子虛之作；又作廣騷、畔牢愁。

兩都賦（東都賦、西都賦）論都賦，班固作。兩都做子虛作。

兩京賦（東京賦、西京賦）張衡作，做兩都賦。

此外，枚乘又作河柳賦、菴園賦，公孫詭作賦，鄒陽作酒賦，公孫乘作月賦，王褒作

洞簫賦……等，先後獻出。同時，武帝也好文學，作秋風辭：

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雁南歸；蘭有秀兮菊有芳，懷佳人兮不能忘！汎樓船兮濟汾河，橫中流兮揚素波；簫鼓鳴兮發棹歌，歡樂極兮哀情多！少壯幾時兮奈老何？

其辭雄壯，有離騷遺響，實是不朽的作品！

5. 小說之盛

班氏說：『小說家者流，蓋出于稗官，街談巷議，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戰國是這樣，漢代也是這樣。但是漢代的小說，似乎不甚純粹。我們就神異經與十洲記二書而論，隋志並入史部地理類，唐志並入子部神仙類。不過據文獻通考裏，以此二書入說部。

穆天子傳漢武內傳，河東尉佗撰。（穆天子傳紀周穆王西巡事）

飛燕外傳雜事秘辛二書，在漢魏叢書中。其文太淫。或說飛燕外傳是尉佗作。

洞冥記，郭憲撰。內容是很神怪的。

西方雜記，漢武故事，舊題班固撰；或說劉歆作；唐志葛洪撰。

神仙傳，靈異經，神異經，海內十洲記，東方朔撰。王謨謂好事者之僞託。（神異

經，是說的八荒怪事，十洲記，是說的十洲仙物，其文或神怪，或傳異，頗似山海經）

6. 女流作家及其作品

女流作家，漢代最多。西京雜記有卓文君的白頭吟，華容夫人的歌詩。

漢代的女詩人，要推班婕妤了。詩品云：『班婕妤，其源出于李陵。團扇短章，辭旨清捷。』與她同時的趙后飛燕，作歸風送遠操，遂得孝成帝的寵愛。此後蘇伯玉妻作盤中詩，竇玄妻作古怨歌，王昭君作怨詩，秦嘉妻徐淑作贈答詩，董祀妻蔡琰作怨憤詩，先後出世，頗受當時的歡迎。

蔡琰文姬的詩，激昂酸楚，讀後發驚。其抒情，在東漢詩人中，力量大，所作胡笳十八拍，使人忘其失節，而祇覺可憐，是由于至情的產生出來，真是活潑潑地文學啊！

7. 王褒底僮約

胡適之國語文學史中，所引的王褒的僮約一篇，我看很有文學的色彩，姑且抄下，以供讀者的觀賞。

劈頭就說：

蜀郡王子淵以事到湔止，寡婦楊惠舍。惠有夫時，奴名便了。子淵倩奴行酤酒，便了拽大杖上大夫冢巔，曰：『大夫買便了時，但要守家，不要爲他人男子酤酒。』子淵大怒，曰：『奴寧欲賣耶？』惠曰：『奴大忤人，人無欲者。』子淵卽決買券云云。奴復曰：『欲使皆上券，不上券，便了不能爲也。』子淵曰：『諾！』

這是那篇文章的題目，下面是券文：

『神爵三年，正月十五日，資中男子王子淵，從成都婆姿志里女子楊惠，買亡夫時戶下髻奴便了，決買萬五千，奴當從百役使，不得有_二言。晨起早掃，食了洗滌，居當穿白縛筥，裁于鑿斗……織履作蠹，粘雀張鳥，結網捕魚，繳雁彈鳧，登山射鹿，入水捕龜，

……舍中有客提壺行酌；汲水作餽；滌杯整桮；園中拔蒜；斷蘇切脯……已而蓋藏；關門塞竇；餒猪從犬；勿與鄰里爭鬪；奴但當飯豆飲水；不得嗜酒；欲飲美酒；惟得染唇漬口；不得傾盃覆斗；不得辰出夜入；交關伴偶；舍後有樹；當裁作船上至江州；下到渝……往來都洛；當爲婦女求脂澤；販于小市；歸都擔棗；轉出旁蹊；牽犬販鵝；武都買茶；楊氏擔荷……持斧入山；斷輜裁轅；若有餘殘；當作俎几木屐毘盤……日暮欲歸；當送乾薪兩三束……奴老力索；種莞織席；事訖休息；當舂一石；夜半無事；浣衣當白……奴不得有姦私；事事當關白；奴不聽教；當笞一百！『讀券文適訖；詞窮詐索；乞乞叩頭；兩手自搏；目淚下落；鼻涕長一尺！』審如王大夫言；不如早歸黃土陌；丘蚓鑽額；早知當爾爲；王大夫酤酒；真不敢作惡！』

這篇東西，很足使人噴飯的；是活潑潑地文學！

在此要講到（一）諸子百家的餘波，（二）經術的盛行，（三）史學的盛，（四）哲學派。

(一) 諸子百家的餘波

嬴秦焚坑之流毒未終，劉項之爭強又起。當時丘革甫息，藩封徧地，隱然是戰國紛亂的局面。一部分的文人，還是脫不掉先秦的觀念——要想極力深究諸子百家的學說。於是陸賈的新書，賈山的至言，賈誼的治安策，鼂錯的論兵事，都是應着時代精神的要求而作的；或許是子部的新發明。

(二) 經學的盛行

漢代在秦火以後，所有經術，很不完全，尙書一部，還是伏生口述出來的，其餘也可想而知了！——當時有人把藏在壁裏的經書，播傳出來，而同時國家的錄取賢良，也是把經文來作試驗的標準，如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公孫弘的置五經博士弟子員……等等，總是一些黜廢百家，尊崇儒術的舉動罷咧！餘若劉向匡衡……等人，專用經術來作文章，頗爲時人所重，而經術之學大盛。

(這兩種，在當代的思潮上，很佔勢力的；在文學史上，只用略說其大概罷了。)

(三) 史學的盛

自尚書春秋列入「經」後，論者都推崇司馬遷是史家的傑出人才。遷于武帝時繼承了父（談）職，爲太史令，發凡起例，作史記——旁紀十二，列傳七十，世家三十，表書十八——百三十篇，是空前的絕大著作，其文有長江大河，一瀉千里之勢，除左氏外，誰能勝過他呢？只是班固不時的譏諷着，但平心而論，究非所及。

後來，班彪班固父子倆撰漢書，將前漢一代的事跡，編成紀傳表志百二十卷。其敘事較史記密，但文體却不及史記的宏壯。——荀悅依左氏傳撰漢紀——劉向作新序說苑列女傳。于史學上，總很有貢獻的。

(四) 哲學派

漢自經術盛行後，諸子百家的學說，便失了牠的立足地；但是在那時思想界上，仍有一班人孜孜深究。——他們怕這種學說的完全要消滅，所以便把旁的名義來做標題。

淮南王安與其門下客蘇飛伍被毛被雷被左吳田由李尚等八人所撰淮南子，

一名淮南鴻烈，文似呂氏春秋。

論衡是王充作的，其文最別致，有獨見的奇論。或說，充是中國懷疑派哲學家，故論衡以有批評精神見譽後世。

申鑒，荀悅撰，一名小荀子。其文言都儒家，似荀子。

新書是賈誼作，其中治安策、遇秦論二篇最有名。

揚雄善模倣——他倣易經作太玄，倣論語作法言，董仲舒作春秋繁露，天人策頗有精處。

(以上四項，于文學史上不甚關重要，也不便多請教吧！)

(1) 序賦五種：

屈宋二十家

陸牧二十一家

荀卿二十五家

雜賦十二家

歌詩二十八家

(詳漢書藝文志)

第二章 魏代文學

三國的文學：蜀漢不及孫吳，孫吳不及曹魏，所以論文學史的人，索性用「魏代文學」的標題。

魏代最先的詩人，可說是武帝曹操。我們看他的短歌行：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當以慷，幽思難忘；何以解憂？惟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爲君故，沈吟至今；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時可掇？憂從中來，不可斷絕；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闊談讌，心念舊恩；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

這首歌的意思，是說爲人應當及時行樂；而在歌中時常看出他『沈雄俊爽，時露霸氣』的風格。這樣，也許他懷着王霸之心，才造出這種壯偉的詩來吧？

他的短歌行裏：『月明星稀，烏鵲南飛』兩句，是寫客子無所依的情景。這種絕妙的，不可多得的詩句，蘇東坡借來點綴赤壁夜深的神秘呢！——曹操的詩才，本來很好，只是他奸雄一世，受人誹謗，連詩名也埋沒了。

文帝曹丕，字子桓，有文士氣，做出來的詩，較他的父親——曹操——要和柔得多。文心雕龍：『魏文之才，洋洋清綺。』又：『子桓慮詳而力緩，故不競于先鳴。』他的作品以燕歌行一篇，節奏之妙，不可思議。又作典論，是評論文學之短長的。他的作風，是：『便娟婉約，能移人情』八字。

曹丕的弟弟曹植，字子建，聰明過子桓，詩才又很好。文心雕龍：『子建思捷而才備，詩麗而表遠。』或說：『子建詩，五色相宣，八音朗暢……蘇李以下，故推大家。』

子建的詩，任情而作，不事雕飾，文帝素忌之。有一次，文帝想害死他，叫他在七步之內，要做出一首詩來……子建剛剛舉腳，即應聲歌道：

黃豆燃豆箕，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這首詩，雖然沒有十分精彩的地方。但在七步內成了，實在不是容易的事。所以謝靈運謂天下文章只一石，子建獨得八斗。他的詩名，也可想而知了。

從此以後，子建作詩專從事于諷刺詩，如名都白馬美女……等篇，都是很好的作品；而洛神賦尤爲不朽之作。三曹的文學，子建是居上位的了。

三曹的文學，其致力所及，不外如此：『魏武以相王之尊，雅愛文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詞賦，陳思以公子之豪，下筆琳琅。』（文心雕龍）所以武帝的詩，還離不掉漢音，自子桓以下，才一變而爲純粹的魏響。

建安七子 三曹以外，再要講到七子——七子名盛于獻帝建安年間，故稱建安七子，就是那孔融、王粲、陳琳、劉楨、徐幹、阮瑀、應瑒七個才子。文心雕龍裏說：

『仲宣溢才，捷而能密，文多兼善，辭少瑕累，摘其詩賦，則七子之冠冕乎！琳瑀符檄擅聲，徐幹以賦論標美，劉楨情高，以會采，應瑒學優，以得文……』三國志文帝與吳質書：

「偉長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孔融父）之子，可謂彬彬君子。德璉常斐然有述作意，才學足以著書。孔璋章表殊健，微爲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尊耳！至于五言詩，妙絕當時。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獨自善于詞賦，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至于所善，古人無以遠過也！」七子的文學，在這兩段裏說得很明白了。

曹魏的文學，已如上述，下面要講孫吳與蜀漢的文學。

吳 孫吳霸據江東，東南文學之士——陸機陸雲虞翻康泰薛瑩……等數十人，都在他勢力範圍以內，雖不及曹魏之盛，却比蜀漢要熱鬧得多了。在這班文人的著作，頗多可采的地方，所以在晉代及六朝時候，仍能保存一個地位。

蜀 蜀漢國土最小，交通又很不便利，理論上當然要缺乏人才；但是，也還有諸葛亮譙周楊熙……幾個人來點綴蜀境，也不致寂寞了。

諸葛亮本是個隱者，「劉備三過其廬的故事」已經說得很明白。三國志「諸葛亮躬耕隴畝，好爲梁父吟」

步出齊城門，遙望蕩陰里，里中有三墳，纍纍正相似，問是誰家墓，田疆古冶子，力能排南山，文能絕地紀，一朝被讒言，二桃殺三士，誰能爲此謀，國相齊晏子。不但如此，他的文章前後出師表，也是讀者所推許的。三國的文學，不過如此的了。

第三章 晉代文學

晉代的文學，可分作三個段落來講。

- A. 正始文學。
- B. 太康文學。
- C. 永嘉文學。

A. 正始文學 建安七子以後，文學趨勢，日漸改變。到了正始年間，文學由重聲韻一變而重思想，子是一般文人，菲薄儒家，蔑視禮法，其中的主要分子，要推何晏、王弼兩個。他倆崇拜老莊，對於老莊的學說，能宣出真義，使當時羣衆都能了解和崇拜。

因此，許多文士也隨了他倆的習氣，談起老莊來了。

竹林七賢 繼何王而起的，有山濤阮籍嵇康劉伶向秀阮咸王戎等七人，因為他們曾聚遊竹林，時人尊稱「竹林七賢」。在他們的團體中，阮籍嵇康二人，可做代表。

阮籍意旨遙深。他的作品，文有大人先生傳樂論達莊論等賦，有東平賦首陽山賦等，都是陶冶性情，發揚幽思而寫的。但是他文學的價值，却不在文與賦而在詩。所作詠懷八十二首，反覆零亂，興寄無端，和愉哀怨，雜集詩中，是十九首後之大筆墨。沈德潛道：『其源自離騷來。』嵇康志氣清峻。他的幽憤詩，平直寫去，自怨自艾，若隱若晦的地方，很有精彩。文心雕龍說：『嵇康師心以遺論，阮籍使氣以命詩，殊聲而合響，異翮而同飛。』至于劉伶的酒德頌，雖說是千古絕筆，但平心而論，究不及。

太康文學 武帝太康年間，文學稱盛。詩品：『晉太康中，三張二陸一左勃爾復興，踵武前王，風流未湮，亦文章之中興也。』但就諸子評論，除左思以外，似乎都

是陷于同一的毛病——好說老莊之學——于是萎靡不振的作品，不能使讀者感着十分滿意。

三張是張華張載張協

張華有奇才，他的鷓鴣賦，筆法題意，都非常奇異。文心雕龍評他：『張華短章，奕奕清暢；其鷓鴣寓意，卽韓非之說難也。』阮籍稱他：『王佐之才。』他的作風：『猶恨其兒女情多，風雲氣少。』（詩品）

張載所作劍閣銘，文采甚麗。他的弟弟張協，鍾嶸謂其源出于王粲，文體華淨，少病累，又巧構形似之言。劉勰道：『孟陽景陽，才綺而相埒，可謂魯衛政，兄弟之文也。』

二陸是陸機陸雲兄弟二人。

陸機少有奇才，善屬文，張華見之曰：『人之爲文，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文心雕龍：『陸機才欲窺深，辭務索廣，故思能入巧而不制繁。』他的作品之「華美」，爲弟陸雲所不及。

二潘是潘岳潘尼。

潘岳詩賦甚美。文心雕龍：『潘岳敏給，辭自和暢，鍾萬于西征，賈餘于哀誄，非自外也。』從子潘尼，作文尙可觀。

一左是左思。他的詩賦之才很好。曾作三都賦，張華見而歎曰：『班張之流也。』文心雕龍評：『左思奇才，業深覃思，盡銳于三都，拔萃于詠史，無餘力矣……』

他們的詩，雖無建安風骨，而影響于六朝者極大！

在這個時候，有一種新發明，要講到的是：

「四六」的成立。陸機兄弟倆做出來的文章，極爲綺麗藻豔。機所作的連珠、豪士賦、文賦，是駢儷文，大開四六之門。同時，潘岳、張載，時常想學做。以後葛洪、郭璞，也很能做。顏延之、謝靈運，更好些。到後周徐陵、庾信，遂集六朝的大成。

永嘉文學 太康中，文人派別甚多，以致綺靡不堪，無所歸宿。到了永嘉年間，左思回顧前弊，心有所不忍，他想改革底心，十分着急。同時劉琨、郭璞起來，是謂三傑。他們的文學，精雅雋秀，超然獨表！

左思本是太康中的健將，至此因改革之功，得稱老師的上位。或者，太冲胸次高曠，筆力雄健，把漢魏二代的文學，陶冶出來，自製偉詞，所以他被推爲一代作手。他所作詠史八首，實爲千古絕調！鍾嶸說：『……野于陸機而深于潘岳，此不知太冲者也？』

劉琨以英雄失路，萬緒悲涼，所以把作詩隨筆傾吐，哀音無次，畢竟致『雅壯而多風』的風格。——文心雕龍：『景純豔逸，足觀中興，郊賦既穆穆以大觀，仙詩亦漂漂而凌雲。』以上是評郭璞的話。大概他雖是打破空談幻夢的事情，然而有時候仍不勉有所迷信——仙心——看他的遊仙詩，便明白了。

晉代最大的詩人，要推陶淵明了。他是最大的天才作者，而能被一般人所尊崇的。——他的作品，『不事雕琢，合于自然，不可幾及，在真在景，卓絕千古！』至于他的人品，尤極清高，我們可以引一段話來：

『有疑陶淵明詩，篇篇有酒；吾觀其意不在酒，亦寄酒爲迹者也。其文章不羣，辭

采精拔；跌宕昭彰，獨超衆類；抑揚爽朗，莫與之京；橫素波而傍流，干青雲而直上；語時事則哲而可想，論抱懷則曠而且真；加以貞志不休，安道苦節，不以躬耕爲恥，不以無財爲病；自非大賢篤志，與道汗隆，孰能如此乎？』這是昭明太子和他作序的話。

讀了上面這段話，總可以曉得他的詩的確是「不羣」，「精拔」，「跌宕昭彰」，「抑揚爽朗」的了。後世的詩人，每每賞識他的詩，十二分羨慕和模倣他；但那里能夠及到他呢？鍾嶸稱他是古今隱逸詩人的鼻祖。真的，他是個偉大的詩人，在六朝中要算第一流人物！他的詩，如：

……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衆鳥相與還；……（飲酒）

……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

……衣食終須記，力耕不我欺；……（移居）

這類自然流露的詩句，是陶公特殊的色彩。因之，陶淵明是個田園詩人了。

他作桃花源記，描寫別一個天地，幻想所及，無不寫得十分周密；所以有人把這篇作小說讀，也有說本篇是諷刺文的。至于歸去來兮一篇，我分析爲——首獨悲之，

中自酌之，末孤往之——三組思想要之，他的詩意，是「觀察宇宙一切，以博溷心，以文藏質。」而「清遠間放」的風格，是千古不朽的了！同時，我們要喚他「樂天派的自然主義底詩人。」

此外，先後于陶淵明的文人，如孫楚、孫綽、皇甫謐、范甯、石崇、羊祜、何劭、王羲之……幾十個，亦有重名。

晉代小說，還可稱述。干寶作搜神記，陶潛作搜神後記（補缺搜神記的），王嘉作拾遺記，曹昆作續杜蘭香歌，焦度作稽神異苑……等，都是後世神怪小說之先導。

第四章 六朝文學

六朝文學，即南北朝文學；在這一代中的文學——文人的作文，把散文的文體，完全變成駢體；而且很講究修辭學的。在每篇文字中，多用典故，每句總要對偶和押韻；……十分美觀，十分豔麗。所謂「美文」的，就是六朝文。大抵六朝文是受了晉末

清談的遺風；而歸去來兮一篇，反能引起六朝文人的欣賞。

南北朝的文學，只是駢體的文學，然而嚴格的說來，南北朝的文學，注重華藻；北朝的文學，注重樸質；——南北朝的詩歌，兒女情多；北朝的詩歌，英雄氣多。

南朝 南朝的文人，專在字面上用工夫——只講究詞句的排偶，和文字的聲律。原

來那時代的文人，只供自己的娛樂和旁人的頌揚底目的，所以弄得非常綺豔。

一、宋代的文學

宋代的文學，四句話可以說盡：『氣變而韶；色變而麗；體變而整；句變而琢。』
(文心雕龍) 又：『……自宋武帝愛文，文帝彬雅，秉文之德；孝武多才，英彩雲
構；自明帝以下，文理替矣！』因為這幾種關係，宋代的文學，便大有可觀了！

文嘉文學 詩品『元嘉中有：謝靈運才高詞盛，富豔難蹤，固已遠跨劉郭陵

轅潘左故知陳思爲建安之傑，公幹仲宣爲輔；陸機爲太康之英，安仁景陽爲輔；謝客爲元嘉之雋，顏延年爲輔，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詞之命世也。』大概宋代的

文學，元嘉年間爲最盛；而作家謝靈運、鮑照、顏延年三人爲最著名。

謝靈運，他不喜歡談老莊的學說，祇沉心于遊玩山水，對於田野一切的自然景色，用客觀的思想，化入詩詞。他新俊流利的作風，可與陶潛相比，故世以陶謝並稱。前人評他的詩說：東海揚帆，風日流利。劉勰說：『遊山水詩，以康樂爲最。』這些話，都說得很透徹。——鮑照的詩，如行路難……等，皆清高俊逸，我們很喜歡讀；可惜稍帶有琢句的毛病。他的作風，在謝顏二人之間。——顏延年，論者稱他「顏彪」。他的作品，尙帶三分病容；只因他興賞田野的美景時，獨自領會，因爲太寂寞，太乾燥了，卒致產出乏味的文學。鮑照說破他道：『延之終身病之。』

此外，靈運的族人謝惠連、謝莊、謝瞻、王僧達也能做詩。——謝惠連賦才很好，他的雪賦，靈運讚他道：『張華重生。』謝莊善于描寫景物的詩，謝瞻的詩，有靈運的節氣；王僧達的文才，也不醜。

二、齊代的文學

元嘉以後，文學逐漸衰敗。到了永明年間，又復興起，與元嘉的風格相彷彿；只是

好作豔句，過于纖巧，色澤益加濃厚，而真情愈是難于捉摸。

永明文學 陸厥說：『永明末，盛爲文章，吳興沈約，陳郡謝朓，瑯邪王融，以氣類相推轂。汝南周顒，善識聲韻。約等文皆用宮商以平上去入爲四聲，以此制韻，不可增減，世呼爲「永明體」。』大抵永明的文學，頗究聲律，而又鑽于音韻，後來四聲八病之說，便發生了。在當時文壇界上，駢體的發展，和律詩的造成，纔是沈約的功勞。

竟陵八友 永明文學作者，包括有竟陵八友——謝朓、王融、任昉、沈約、范雲、蕭琛、陸倕、蕭衍八個人，八人中，沈約、蕭衍……入梁，其餘要在本朝講的。

謝朓的作品，清俊而秀麗。沈德潛：『玄暉心靈口秀，每誦名句，淵然冷然，覺筆墨之中，筆墨之外，別有一段深情妙理。』梁武帝：『三日不讀，卽覺口臭。』沈約也說：『二百年來，無此詩也！』他做的詩，李太白最爲歎服。與他同時的作者，當推王融。他的抒情詩很好，而曲水詩序，文藻的富麗，是當世稱崇的。

其餘孔稚圭的遊詩很好，以及蕭琛、陸倕、周顒、王僧儒……諸人，也是文名聞當世的作家。

三 梁代的文學

梁代文運的隆盛，在六朝中是居首位的。——武帝文帝都極喜歡文學，而昭明太子的文選劉勰的文心雕龍鍾嶸的詩品也都產生在這一代的。

梁武帝蕭衍，本來和沈約等七人號稱竟陵八友，卽了帝位，其餘的七人當然同做了梁代的臣子，很有建安的氣象，而文彩的興盛，也可想而知了。——蕭衍的詩，淵渾渾，獨自創一種格調。沈德潛說：『續續相生，連跗接萼，搖曳無窮，情味愈出。』

簡文帝蕭綱小時候便很聰敏，後來果然妙賦詩詞，千言立就；不過他喜歡做些輕豔的詩詞，當時叫做「宮體」。這不獨是簡文如此，就是武帝也是如此的；下及羣臣，總以豔情的詩詞爲娛，而溫柔敦厚的漢魏風骨，就此一掃無餘了。他的

……葉密鳥飛礙，風輕花落遲；……（折楊柳）等；……他的父親很愛讀的；並且說：『此吾家東阿王也。』

元帝的詩才很好，只是欠些氣骨；但他不時流露的天然澹遠的風格，決非常人可及。他的長兄蕭統——昭明太子——更孜孜于文學。曾築文選樓，引庾肩吾劉孝

威等論文籍；畢竟撰成文選六十卷，上溯秦漢三國下迄梁代中間的詩文總集。

梁代的文學家，沈約與江淹並稱。

沈約的詩，來比鮑謝的性情聲色，俱遜一籌；然他在蕭梁一代，也許爲大家的了。老年詩志已退，但邊幅尙闊，詞氣尙厚，能存古詩一脈——江淹的詩，專修飾，風骨不高；然而悲壯蕭瑟的風格，實是齊梁的英豪！

同時還有任昉作詞甚好，沈約說：『彥昇爲一代詞宗。』庾肩吾……輩，文學尙可。

梁代有兩部評論文學的偉著——

文心雕龍是劉勰著的。這書是評論詩文詞賦的體製和工拙；隋唐以來的詞章家的宗法。全書凡五十篇共十卷。

詩品是鍾嶸作的。其中列漢以下五言詩的作家百二十人，論其優劣，分爲上中下三品，每品之首，各冠以序，對於詩人的作品和人格，各有很精切的評論，實在是很偉大的貢獻啊！

此外，裴子野不喜歡靡麗的詩詞，卓然自立，所作雕蟲論是批評宋以後的文弊，也有精彩的地方。

四、陳代的文學

陳代的文學，是很勉強的——因為鍾嶸的詩品評論詩的美和醜，分列三等品第。——在當時文人的作詩，既沒有蕭梁輕豔的宮體，更不及漢魏溫厚的風骨。他們恐怕被人譏諷的緣故，於是創造新聲的計劃才發生。

陳後主叔寶很喜歡文學，尤其是浮豔的。他以宮人袁大捨等爲女學士，江總等爲狎客，當他們在後庭遊宴時，後主就喚許多妃嬪女學士及狎客共賦新詩，把豔麗異常的新詩，採爲新聲。因之，選美容的宮女數千人，學習歌舞，以待創造新聲時的應用。在這時候的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曲，都是寫張貴妃孔貴嬪的花顏月容；而在君臣的不親政事，只弄歌酒，自夕達旦。這種靡妖之音，亡國之歌，都是陳後主一人的罪惡！

陳代的文學家，要推徐陵江總陰鑑張正見姚察顧野王周弘讓周弘正許多人。

徐陵與北周的庾信齊名，他的相思詩，婉媚而多情。所著玉台新詠一書，是他一生精力所至的作物。——江總很智慧，本是可造就的，只因後主過于寵愛他，每日遊宴于後庭，和陳暄孔範王瑗十幾人，時人稱做狎客；他便不能專心向學，被那些娛樂所魔了。他的五言七言詩都很好，可是失之于浮豔。——陰鑑的詩賦，倒不差，杜甫說：『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鑑。』

北朝 北朝地近朔漠，詩聲雜胡語，並且是寫北方的風景；所以這種高古的神趣，實在可接漢人的遺響。不過，他們因為近于朔漠，民族方面，都靠遊牧的生活，所以他們的文學上，與南朝大不相同——是英雄戰士氣概的文學，不是兒女口吻的文學。且看下面引舉的例子。

企喻歌：

男兒欲作健，結伴不須多；
鶴子經天飛，羣雀兩向波。
前行看後行，齊著鐵襠襠；
前頭後頭頭，齊著鐵鏗鏗。
男兒可憐蟲，出門懷死憂；
尸喪狹谷中，白骨無人收！

這首歌裏面所寫的景物和口氣，顯然是北方的情景。像琅琊王歌辭折楊柳歌辭隴頭歌辭……這許多歌辭，都是同一色彩的。

北方平民文學裏最大的傑作，自然要推木蘭詩了。這首詩的妙處，想已大家都曉得，我也不便再說了。

以上可說是北方的民衆文學，現在要講到貴族的文學，照歷史上分也可分：

一北魏 北魏的文人，有袁躍裴敬憲盧觀封邢臧邢昕等，而溫子昇的名望，最高軼，當時文壇上都推他爲老師呢！繼子昇而起的是邢邵魏收兩個，他倆雖仕于齊，然而在北魏已有重名。他倆與子昇並稱，文學之佳，也有獨到的地方。

溫子昇的詩，可比得上三謝——謝靈運謝莊謝朓——梁武帝說：「曹植陸機，復生北土。」——邢邵有奇才，見人校書而笑曰：「何愚之甚？天下之書，至死讀不可徧，焉能始復校此，且誤書思之，更是一適。」世稱「大邢。」——魏收亦好文學，世稱

「小魏。」

二北齊 齊是受魏禪的，所以邢魏輩人也隨了入齊而爲文學之伯。此外，如顏

之推左鴻勳解律金……十幾個人。

顏之推與祖鴻勳的文學，似乎枯燥的，乏味的，倒不及解律金的可觀，我們摘下一個例子來看：

敕勒歌 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
這一首歌，莽莽而來的口頭，顯然是戰士文學的色彩；而體裁方面，很有白話的氣魄，真是很好的文學！

齊代的文學，稍尙諷刺的作風。宋玉底關東風俗傳內，大半是諷刺朝士大夫；可是現在已失傳了。此外，陽俊底六言，辭句的淫蕩和喻意的飄肖，另外有一種色彩。
齊代的女流作家，要推馮淑妃了；她底感琵琶絃，詞句淒涼，並且可以被之管絃。餘如陽五件侶一曲，節奏的佳妙，是後世彈詞的濫觴。

三、北周 北周的文學家，只有王褒庾信兩個可以稱崇。

王褒的詩，多雄壯的氣勢，關山篇最容易看出。庾信的詩，新雅情麗，沈德潛：『陳隋間人，但欲得名句耳！子山于琢句中復饒清氣，故能拔出於流俗中，所謂軒鶴立』

羣者也！』晚年有鄉關的幽思，乃作哀江南賦以寄志。

王褒庾信雖仕數朝，但享文名最高的時候，只在北周一朝，所以周書論：「惟王褒庾信奇才秀出，牢籠于一代，是時世宗。」又道：「……然則子山之文，發源于宋末，盛行于梁季。其體以淫放爲本，其詞以輕險爲宗，故能誇目侈于紅紫，蕩心逾于鄭衛。」只因庾信的詩，在梁時祇以輕綺淫放的風格，還談不到清新老成呢！到了入北周以後，才有

……日光釵影動，窗影鏡花搖；……

……石險松橫植，巖懸澗堅流；……

……愛靜魚爭樂，依人鳥入懷；……

這種佳句，是不可多得的，所以杜子美也稱許他「清新」老成。」

(1) 沈約的八病：

一曰平頭——第一第二字不得與第六第七字同聲

二曰上尾——第五字不得與第十字同聲

三日蜂腰——第三字不得與第五字同聲

四日鶴膝——第五字不得與第十五字同聲

五日大韻——如聲鳴爲韻上九字中不得用驚傾平榮字

六日小韻——除大一字外九字中不得有二字同韻

七日旁紐——一紐而雙聲

八日正紐——十字內有兩字疊韻

第五章 隋代文學

隋文帝既統一了南北，竭力圖謀文學改革；當時的詩人，如劉臻、顏介、盧思道、薛道衡、魏淵、辛德、順李、若……等，聚在一處，同定聲韻，於是南北的聲韻糾正了。這時候文帝決意來操文藝革命這件工作了。——開皇四年，文帝得到李諤的上書，十分合意；後來聽說有王通的，篤守儒術，講學于河汾之間，文帝一心想用他，可是沒有達到目的。

正在改革時期，不料煬帝弑父自立。——他是個荒淫之徒，只想個人享快樂，于
是大興伎聲，當時文人受這種影響，便弄起豔詞來了。在這代文學史上，倒有二種新
紀元：

1、戲曲 煬帝好色，喜豔詞，故特命阿摩作清夜游曲，叔寶作玉樹後庭，樂正白
明達造新聲，作同心髻，萬歲樂，藏鈎樂，七夕相逢，十二時，玉女行觴，神仙留客，樂投壺
長樂花……等曲。每年正月，在端門外建國門內大戲場開演，地大八里，歌舞的都
用女子，總是錦繡繪綵的裝束。相傳演戲的有三萬人，彈弦吹管及敲金石的有一萬八
千人，聲音熱鬧，光燭千里，文武百官，可隨意觀看，自夕達旦。在當時雖為淫奢的舉動，
在後世却是戲曲的濫觴。

2、律詩 律詩本是沈約創始的，自陳至情，有崔儷，王頰，王貞，庾自直，諸葛穎，孫
萬壽，王胄……等人，專練習這種體格，于是律詩才完全成熟。

隋之律詩，上起沈約的餘波，下開唐人的先風，至于詩彩的佳者，當推孫萬壽，薛
道衡，虞世基，盧思道，王胄……這幾個人。他們近宗徐庾，下開沈宋，很有力的。

第六章 唐代文學

(一)

唐代文學思潮的趨勢，在唐書文藝傳序裏說得很清楚。

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無慮三變：高祖太宗大難始夷，沿江左餘風，絺句繪章，揣合低卬，故王楊爲之伯。玄宗好經術，羣臣稍厭雕琢，索理致，崇雅黜浮，氣益雄渾，則燕許擅其宗；是時唐興已百年，諸儒爭自名家。大歷正元間，美才輩出，擣嶠道真，涵泳聖涯，于是韓愈倡之，柳宗元、李翱、皇甫湜等和之，排逐百家，法度深嚴，抵轢晉魏，上輒漢周，唐之文完然爲一王法，此其極也！

(二)

唐代的文學，向來論者都分四個時期來講，卽：

初唐——是高祖武德元以後的百年中。

盛唐——是玄宗開元元以後的五十年中。

中唐——是代宗大歷元年以後的八十年中。

晚唐——是宣宗大中元年以後到唐末。

初唐

高祖武德初年的作家，如：陳叔達、溫大雅、賀德基、賀德仁、魏徵、孔紹安、李百藥、陳子良、王績、歐陽詢、蕭德言、徐師謨、房玄齡、于志寧、顏師古、姚思廉、虞世南、褚亮、顏相時、史唐儉、蘇世長、李守素、竇倫、杜如晦、蘇幹、薛元敬、李道玄、薛收、袁朗、榮九思、孔紹安、謝偃、蔡允恭……等數十人，大都是陳隋的遺老。到了太宗即位，諸人中或來歸，或遠散，所謂唐初十八個學士。

唐初十八學士，就是房玄齡、杜如晦、于志寧、薛元敬、蓋文達、許敬宗、陸德明、孔穎達、李道玄、李守素、虞世南、薛收、蘇世長、褚亮、蔡允恭、姚思廉、顏相時、蘇勗。就中虞世南曾爲太宗稱許過五絕：——德行、忠直、博學、文辭、書翰。——他的詩才，比較十七人都好。

太宗最喜歡文學，他左右的十八學士，以上已說過了，可是他們受了六朝積重

難返的文弊，一切作品，仍不脫綺豔的習氣，後來四傑出來，才得慢慢地改革。

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四個人，世稱唐初四傑。藝苑卮言說：「盧駱王楊稱四傑，詞旨華麗，固緣隋之遺，骨氣翩翩，竟象老境，超然勝之。」他們的文學，雖然依舊脫不了江左的遺風，但是比十八學士，却要勝多了。——後來四傑的文學，被人們反對得很激烈，幾近乎完全消滅的田地……杜詩裏說得好，「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爲文，晒未休；爾曹身與各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這一說，把四傑一脈底文學，提醒過來了！

太宗晚年，武后臨朝，她也是心醉于文學的。大唐新語：則天初革命，大搜遺逸，四方之士，應制者向萬人……

這時候武后命楊炯、宋之問等分直藝文館，四方來試的甚衆，如李嶠、宋之問、沈佺期、張昌宗、員半牛、崔湜、徐堅、張說、閻朝隱、徐彥伯、劉知幾、劉允濟、富嘉謨、吳少微、李適王、無競、尹元凱……二十六人，都是當代名望最高的，所謂珠英學士，薈萃一時。珠英學士中，有兩個傑出的人才，我們也應該曉得，就是沈佺期與宋之問。他倆

在當時的名譽，著實不差。所說『蘇李居前，沈宋比後。』這就是人家看重他倆的話呀！不過，他倆善于字句上的修飾，才定出七律和五絕的格式，後人做詩，須要照這樣格式做去。藝苑卮言裏：『五言至沈宋始可稱絕。』但是他倆的詩是宮體詩，所以不久被陳子昂起來剷除。

（陳子昂是復古的有力者，他的古文很好，韓詩有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的話。同時富嘉謨、吳少微兩人，古文也好，當時人把他們三個號稱北京三傑。）

以後有個高宗的宰相，名叫上官儀的，詩才很好，大唐新語：『高宗承貞觀之後，天下無事，上官儀獨爲宰相，嘗凌晨入朝，循洛水堤步月，徐轡詠詩。』這種環境，足使他的詩彩，更能清麗。時人做之，叫做「上官體」。詩苑類格：唐上官儀詩有六對：一曰正名，天地日月是也；二曰同類對，花葉草芽是也；三曰連珠對，蕭蕭赫赫是也；四曰雙聲對，黃槐綠柳是也；五曰疊韻對，徬徨放曠是也；六曰雙擬對，春樹秋池是也。又有所謂八對，就是：1 的名對，2 異類對，3 雙聲對，4 疊韻對，5 聯綿對，6 雙擬對，7 回文對，8 隔句對。）

總而言之，初唐的文學，還是沿着陳隋的舊習的。

盛唐

盛初的文學，不像初唐了；能夠脫去綺艷的習氣；最先是張說（燕國公）鄭顥（許國公）張九齡三個人；而九齡所作的感遇詩實是開後人的草昧之風。

這時候有兩個偉大的詩人——李白與杜甫。

杜甫的詩，稍欠自然，不過他涵渾汪洋，千態萬狀的抽寫，却超乎李白之上。元稹說：『上薄風騷，下該沈宋，言奮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矣。使仲尼考鍛其旨要，尙不知貴其多乎哉！苟以爲能所不致，無可無不可，則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他最崇拜蘇李，或許他的詩是得力于蘇李的；他曾說：『李陵蘇武是吾師。』

李白呢，他把神運的筆，寫在紙上，似乎翩翩欲仙的詩；所以他自信自己的文格放達，作品自然，曾經對於杜甫開一次頑笑過：

『飯顆山頭逢杜甫，頭戴笠子日卓午；借問別來太瘦生，總爲從前作詩苦。』這

是李白譏誚杜詩的拘束不自然的話。

李白說他自己的詩比杜甫好，元稹說李詩不及杜詩。這兩種高調，都不公平。——自己比人好的心思，什麼人總是有的。李白說這樣的話，我們不便去駁他；但是元稹處于第三者的地位，說這種話，似乎很不配，所以韓愈故意做一首詩來笑他，詩說：

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不知羣兒愚，那用故誘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

大概李杜的詩，各有所長：李白的七絕，杜甫的七律，都能獨步古今，我們也不必仔細講來，只讀者自己領悟罷了。

其實呢，李白的清平調爲楊貴妃所妬忌之後，便整日的把酒解悶，這樣，倒使他反悲爲樂。杜甫因當時時勢的紛亂，憂憫在心，積久就成了一種悲觀。總之，李杜的詩是白話化的詩。這種詩最能夠感動人；我們讀他們兩人的寫歡樂的詩，似乎覺得很快樂；讀他們兩人的寫悲痛的詩，便要流淚了；讀了他們兩人的慷慨激烈的詩，慷慨激烈的心情也存胸懷了。所以李杜二人，是唐代的大詩家，也許是中國的大詩人。

盛唐的詩人，除李杜之外，還有王維、孟浩然、高適、岑參、元結、李頎、儲光羲、崔顥、王

昌齡王之渙賀知章賈至張旭劉昶虛常建包融等許多人。他們的詩是怎樣的，舉出例子來說罷。

相思 王維作

紅豆生南國，秋來發故枝；願君多採擷，此物最相思。

這類詩是當時梨園中作曲子唱的。

過故人莊 孟浩然作

故人具雞黍，邀我至田家；綠樹村邊合，青山郭外斜；開軒面場圃，把酒話桑麻；待到重陽日，還來就菊花。

他的詩，清淡而溫雅，含有田野的意味；所以他于隱居在鹿門的地方。

漁父歌 高適作

曲岸深潭一山叟，駐眼看鉤不移手；世人欲得知姓名，良久問他不開口；箬皮笠子荷葉衣，心無所營守釣磯；料得孤舟無定止，日暮持竿何處歸？

高適的詩，一起一伏的格調，非常勁健。

逢入京使

岑參作

故園東望路漫漫，雙袖龍鐘淚不乾。馬上相逢無紙筆，憑君傳語報平安！
岑詩很高雅。

賊退示官吏

元結作

昔年逢太平，山林二十年。泉源在庭戶，洞壑當門前。井稅有常期，日晏猶得眠。忽然遭世變，數歲親戎旃。今來典斯郡，山夷又紛然！城小賊不屠，人貧傷可憐！是以陷隣境，此州獨見全。使臣將王命，豈不如賊焉？令彼徵斂者，迫之如火煎。誰能絕人命？以作時世賢！思欲委符節，引竿自刺船。將家就魚麥，歸老江湖邊。
元結的詩甚浪漫和他的出品一樣。

野老曝背

李頎作

百歲老翁不種田，惟知曝背樂殘年。有時捫虱獨搔頭，目送歸鴻籬下眠。
李詩平淡雅奧。

洛陽道

儲光羲作

洛陽春冰開，洛陽春樹綠；朝看大道上，落花亂馬足。
他的詩，含有諷刺的色彩。

黃鶴樓

崔顥作

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餘黃鶴樓；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日暮鄉關何處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這一首詩，不可多得的；而末一句的文學興趣，更是濃厚。

春宮曲

王昌齡作

昨夜風開露井桃，未央前殿月輪高；平陽歌舞新承寵，簾外春寒賜錦袍。
王詩以諷寓勝。

登鶴雀樓

王之渙作

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

回鄉偶書

賀知章作

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

其餘的詩人，都各俱一種風格，不再說了。

中唐

(一)

古文的大運動，開始于初唐的四傑，而盛唐的陳子昂便是個古文運動的致力者。到了中唐韓柳起來，統集以上的大成，做古文運動的大偉人，唱出「先秦之古文」與「漢魏之古文」的高調。這種事情，我們不能夠強說韓柳二人故意做這樣而運動；實在倡言古文的潮流，到了那時，不能不澎湃和發瀉出來啊！

不過他倆的古文，並不完全和先秦的文章一樣好，有些和今文相同的，前人既然把古文這個名目賞賜他倆，那末我們也不便去窮究着。

韓愈的文章，氣勢浩瀚，筆力迺勁，他底祀十二郎文讀了，使人出淚。

柳宗元的文章，奇妙處很多，讀後興味隨生。大抵柳文參老莊的神道，學穀梁的氣勢，而以諷刺爲出發點。有人說：柳文無所歸宿；其實不然。大凡帶諷刺色彩的文章，總以含糊爲是；真的，尾聲和餘響，倒在讀者的思考中；萬一支離分明，沉重厭浮，使人

發生感應，似乎倒不驚心觸目，或者可說是乏味。

韓愈的門下從學者，如李翱、李漢、皇甫湜、孫樵、沈亞之、賈島、劉義等七人；此外孟郊、張籍……諸人，亦從他游過。

(二)

中唐的詩，因為受了韓柳的古文運動之影響，不及盛唐了。

這一時期的詩人，前于十才子的，有韋應物和劉長卿二人，也是個大家。韋應物的詩，閒澹簡遠，可以比得上陶淵明。劉長卿可的詩，也很可觀。此後便是盧綸、吉中孚、韓翃、李端、司空曙、錢起、苗發、崔峒、耿漳、夏侯審等十才子，與李嘉祐、秦系、郎士元、皇甫曾……幾個人。到了元和長慶年間，有白居易、元稹、劉禹錫、韓愈、柳宗元、孟郊、賈島、張籍、姚合等人。他們的詩，雖比不上李杜的高明，却也有「雅淡」、「沖秀」、「高超」、「真實」、「清逸」的風骨。

這許多詩人當中，要推元稹、白居易兩人。他倆的作品，當時人很愛讀的，所以號「元和體」。

元稹的詩，有兩種變態：起初是以平易勝；後來因為與他姨母的女兒——雙文——起了戀愛之後，便時常做些愛情的詩，所以看起來似乎有豔情的色澤，當時宮中婦女，都非常愛讀他的詩，因之喚做宮詞。

白居易的詩，很近白話體，墨客揮犀：

『白樂天每作詩，令老嫗解之，問曰：解否？曰：解，則錄之；不解，則又復易之。』所以他的詩，婦女小孩子都能讀的。

他很能夠做諷刺詩，我們都讀過他的長恨歌一首，可說是他底傑作了！

白居易做詩的善長，詩苑類格說：『樂天諷刺之詩長于激，閑適之詩長于遺，感傷之詩長于切，律詩百言以上長于贍，五字七字百言以下長于情。』但是他最有價值的作品，是五十篇的新樂府，在此且把他的新樂府自序寫出：

新樂府凡九千二百五十二言，斷爲五十篇，篇無定句，句無定字，繫于意，不繫于文；首句標其目，卒顯其志，詩三百之意也。其質粹而輕，欲見之者，易喻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誠也；其事覈而實，使采之者，傳信也；其體順而肆，可以播于樂章，歌曲也。

總而言之：爲君，爲臣，爲民，爲物，爲事，百作；不爲文而作也。

這樣講來，他作詩並不摸倣同時代的李杜與漢魏六朝的詩家，却崇拜詩三百的溫柔敦厚的自然。

劉禹錫的五言詩，朝中公卿大夫都愛讀的；所以他的爵位雖並不高，而一班貴族倒都與他有交情。

韓愈柳宗元……幾個人，雖是唱古文的高調的人，但也能夠做出很好的詩。同時張籍姚合二人的詩，別樹一體。張詩的優點，姚合說：『妙絕江南曲，淒涼怨女詩；古風無敵手，新語是人知。』至于姚合的詩，與張詩相彷彿。

晚唐

晚唐的詩，更不及盛唐了；只因爲那時候的作家，也心醉于古文的，像溫庭筠李商隱和段成式三個人，也喜歡做四六文的。他們都是排行三十六，所以當時有「三十六體」的名目。

他們做文章既是這樣，做詩更是講究古奧；不過當時有個杜牧，他的詩却能表

揚自然，所以這一時期的詩人，分起兩派來了。

杜牧的詩，治蕩豪縱，風骨很高。屬他一派的有趙嘏張祜二人。

李商隱的詩，僻奧得很，所以他只用烘托的老法子。他的長律是學杜的——得杜甫的神氣，却有可觀。溫庭筠的詩，老鍊而俊刻；他的樂府歌行是超于李商隱的。屬他倆一派的，有韓偓皮日休陸龜蒙……諸人。

此外方司空圖杜荀鶴李頻曹唐曹鄴胡曾薛瑩許軍張直項斯錢翊于瀆崔道融聶夷中多人，和三羅——羅隱羅鄴羅虬——于晚唐詩壇上也有名。

唐代著名的小說，有元微之的會真記，張文成的游仙窟。而唐代叢書五朝小說和龍威秘書中所載可讀的小說，如長恨歌傳李林甫傳高力士傳虬髯客傳杜子春傳劍俠傳楊太真傳霍小玉傳步非烟傳章台柳傳紅線傳枕中記梅妃傳……等，寫情的也有，傳奇的也有，俠義的也有，神怪的也有，都是很能描寫得透澈而不精彩的作品。

第七章 五代文學

五代的文學，萎敝極了！詩文的作者很少，也沒有享大名的。陸放翁說：

詩至五季，氣格卑陋，千人一律；而長短句，獨精巧高麗，後世莫及。此事之不可曉者，前人既是如此，何況現在呢！

詞是創於李白的菩薩蠻、憶秦娥和張志和的漁歌子的——唐的樂府，如李白的清平調、劉夢得的竹枝詞、白樂天的柳枝詞、王建的霓裳詞，明是七言絕句，而都稱做「詞」，詞是發生在樂府歌調之後的！大概當初詩人的作詞，歌者按「調」遷就唱出，這種稱做「詞」的，便是詩——最通行的是五七言絕句——後來詩人作詞，反遷就歌調來，把來比詩，字數便起了增減，漁歌子本是一首七言絕句的詩，只是減去第三句的一個字罷咧！李白的桂殿秋也是。

五代的詞，穠豔而穩秀，最有名的作家，要推下面的幾個了。

南唐後主李煜的詞，悽惋極了！人讀了他的作品，總感着哀憐……亡國以後的小品，更是悲涼。他眼見的世界，淒涼的，枯寂的……已經不是過去的世界了！環境逼使他，更兼着他狂放的天才，這也是一「文章窮而後工」的道理——後主是我們

最崇拜的：

蜀韋莊的詞，格調婉秀，菩薩蠻四章，深曲的情致，不減于溫飛卿，故世以溫韋並稱。

南唐馮延巳的詞，宛然是楚人的遺音。蝶戀花四章，纏綿的格調，忠厚的思想，讀者可以明瞭他天才的淵深和用意的苦心了。——這是我們最愛讀的陳世珍評他的詞：『思深詞麗韻逸調新』

此外，有南唐中主李璟後蜀的毛文錫，石晉的和凝，後唐的牛希濟，前蜀的薛昭蘊等，也做得好詞。

第三編 近古文學

第一章 宋代文學

宋代的文壇上有三支有力軍：

1、西崑體一派的文學，是襲着五代文體的餘波；不必說，這派文學自然是多綺麗浮藻的辭頭，而少整切純粹的思想；他們的中堅分子，都用四六體來做詩文的。

2、柳開穆修歐蘇的一派，是古文家；他們的作品，遠宗經子，近仿韓柳，在當時最佔勢力。

3、周程張朱這幾個人，是理性派的；他們的作物的色彩，專門研究仁義禮知罷了！

因爲有這三支精銳軍，所以弄得宋代的文壇上起三種趨勢：

1、復古：宋初有楊徽之鞠常李若拙趙鄴幾四人做駢儷文的，疲弱得很——接着楊億劉筠錢惟演三人起來變之；他們不論做散文和韻文，都宗法李義山（商隱）的，一時爲之風靡，叫做「西崑體」。此後柳開穆修蘇舜元蘇舜欽諸人出來，振作

古文，可是受了五代習氣太深的緣故，作文仍脫不掉卑陋的風格；到了歐陽修起來，得到昌黎文稿，於是苦心探索，遂一洗卑弱，做當代的文宗。以後曾鞏、王安石、蘇洵，幾個人，都從爲門生，而蘇洵又把他高卓的文筆，傳給長公蘇軾、次公蘇轍——他們這幾個人的古文，很被時人所推許，於是唐宋古文八大家的席位，爲韓愈、柳宗元、歐陽修、曾鞏、王（安石）、三蘇（蘇洵、蘇軾、蘇轍）八人所佔去。此外與歐陽修並世而先後的古文家，如司馬光、范仲淹、文天祥……許多人，總是名聞於當代的。由此可見復古趨勢的強大了！

2、理勝：這是因爲有理性才發生的，因爲理性派一般的人物，專究仁義禮知一類東西，本來是很空虛的，倘使隨便講去，沒有一定的標準，不免致失敗；原來他們恐懼失敗，才把『理』來說得十分透澈——這派學說，本是周敦頤創始的，他的門生二程——程頤、程灝——子，更能推究。二程的門下楊時、張載從他遊，楊時的門弟子是羅從彥，再傳弟子是李侗，李侗的學生是朱熹與朱熹並時對立的是陸九淵——這時候已是南宋了，他倆在那時因爲不是同一個老師，事實上當然有兩樣的學說；

所以理性學者到南宋多爲兩派……這一來，談理性的果然更重理了；而文壇上也受莫大的影響——以理勝爲主哩！

3、白話：這時候因爲起復古與理勝兩大勢力，對於專講字面綺靡的文章，當然不得看見了；做出來的詩文倒很古雅，而且由古雅轉移到白話。這種白話體，在當時的文人眼光中似乎很不差的，並且他們故意去從事……後來平話的小說做先鋒隊，奪得最後的勝利！

以上是講有宋一代的文學思潮，下面是本題。

甲、詩

宋初的詩，都是延襲唐代的風格。詩人以徐絃最有名。同時以詩名的，還有九個和尚——金華保暹，汝州簡青，淮南惠崇，江東宇昭，劍南希畫，天台行肇，南越文兆，峨嵋懷古，青城惟鳳——與鞠常，楊徽之，李若拙，趙鄰，幾四人，盛倡駢儷。他們的詩，疲萎而不振，精彩之處當然很少。

太宗的時候，楊億出來，想作文學革命；後來與劉筠，錢惟演三人，一變文章的體

格而爲「西崑體」

田况說：『西崑體實創于楊億而劉錢諸人和之。』歸田樂錄：『楊大年每欲作文，則與門人賓客飲博投壺，奕碁語笑，諠譁而不妨構思。以小方紙細書，揮翰如飛。文不加點，每盈一幅，則命門人傳錄。門人疲于應命，頃刻之際，成數千言，真一代之文豪也！』看了這段話，可知楊億的天才；可是走上了歧路，反受人打擊一番。

西崑體，在宋代文學史上爲一新紀元；于當時學者，一時風從，很佔勢力的。他們底精力的結晶，是西崑酬唱集，大都浮藻風靡，宗法于李義山的——餘子附屬的，有李宗諤、陳越、李維、劉隲、丁謂、刁衍、任隨、張詠、錢惟濟、舒雅、晁迥、崔遵度、薛映、劉秉十四個人的詩，更講美麗。有時候因求之不得，便竊剽別人的佳句，算已作的。西崑體的失敗，恐就在此了。

當西崑體風靡一世的時候，有個王禹偁所做出來的詩，倒不像他們這樣的弊病，能夠獨標異格，亦可見其魄力的偉大了！

西崑體的作品，雖取材自然，鍊辭精功，不出妍華而流于浮豔；又觀着王禹偁的

鼓吹，所以不久被梅堯臣、石介、杜浦、潘閔幾個人所推翻。

梅堯臣的詩，古淡而深遠，外觀似乎枯燥，仔細看去，才覺得有一種獨到的見解，不是別人所能及的。與他齊名的詩人，是蘇舜欽、歐陽修。說：『聖俞（堯美）子美（舜欽）齊名于一時，而二家詩體特異，子美筆力豪雋，以超邁橫絕爲奇，聖俞覃思精微，以深遠閑淡爲意，各極其長。』其實，舜欽的詩本來頗好，只因爲廢罷之後，作詩便帶三分淒涼的景况，但有時候也能夠在詩中做豪放的談話和訴志。

與梅蘇同時的，還有邵雍與石曼卿。

邵雍是一個道士。他不問世事，只閑居在家中，焚香命課，勤操他陰陽的說法。在他惡卜或惱世的時候，便提起筆來，直寫幾首很自然很活潑的詩！且看他的答傅欽之：

——欽之謂我曰：詩似多吟，不如少吟；詩似少吟，不如不吟。

——我謂欽之曰：亦不多吟，亦不少吟，亦不不吟，亦不必吟。芝蘭在室，不能無臭；金石振地，不能無聲；惡則哀之，哀而不傷，善則樂之，樂而不淫。

再看他擊壤集裏的一段話：『……所作不限聲律，不沿愛惡，不立固必，不希名譽，如鑑之應形，如鐘之應聲，其或道經之餘，因閉觀時，因靜照物，因時起志，因物寓言，因志發詠，因言成詩，因言成聲，因詩成音……』

做詩這件事情，原來是出于情之所感的要求，絕對不是隨隨便便做的。邵雍這個詩人，方算是真正的詩人。可是後世人都刮眼看他，實在不應該啊！

石曼卿最歡喜詩酒自娛，也是不顧世事的人。他的詩彩，與邵雍差不多。

他倆的詩調，影響到程灝司馬光富弼等……因為邵雍寄居在洛陽，他們都聚會到洛陽去，所以他們的詩派叫做「洛陽派」。

梅堯臣的詩友歐陽修和曾鞏王安石范仲淹朱祁劉敞等，各人得到詩人的美名，也心醉地作詩了。

蘇軾的爲人很漂亮，所以他的詩也飄飄而極自然的。他的門下有黃庭堅秦觀張耒晁補之陳師道李薦等六人，時稱蘇門六君子。六人中，黃庭堅詩才最高，能夠自立門戶，後來的「江西派」便是宗法于他的。不過他們師生兩人，有時候最喜歡學

老杜的，在元祐年間，要算獨倡，故又有「元祐體」的名稱。

宋代最大的詩人，自然要讓給黃庭堅了。他的詩，前人說他：妙脫蹊徑，言侔鬼神，惟胸中無一點塵，故能吐出世間語的確，他能夠如此！

其餘五人的詩怎樣？秦觀的詩，很清麗，有時也仿東坡的飄逸。張耒的詩，很像謝朓。晁補之的詩，喜歡學陶潛的清逸。陳師道的詩，則平淡而雅奧，能獨自成立一家。李薦的詩，穠麗而勁健，東坡讚他：『筆勢瀾翻，有飛河走石之態。』

但是他們的詩，究竟敵不過黃庭堅，所以此後的詩人，都崇拜黃庭堅，當時如江西派是也。

雲麓漫鈔……宋派之祖曰黃魯直，其次陳師道，凡二十五人，就是陳師道、晁沖之、潘大臨、潘大觀、謝逸、謝邁、洪朋、洪芻、洪炎、洪羽、呂本中、饒節、祖可、善權、徐俯、林敏修、林敏功、李彭、江革、夏倪、王直方、高荷、季綰、江端揚、符他們都聚會于江西，後世就叫做「江西派」。

南宋初的詩人，有陸游、范成大、楊萬里，尤柔號稱四大家，四家都是羨慕江西派。

的，後來倒推翻江西派而自立門戶了。據楊萬里《江湖集自序》說：

予少作有千餘篇，至紹興壬午皆焚之，大概江西體也。今之所存，蓋學后山及唐人者也。

其餘三家，差不多也同樣的主張。因為黃山谷的詩，只講究古奧而不贊成自然。這種詩，他們不願意去學的，所以才想自立門戶。其實呢，北宋詩人中，還是他要好一些。

他們四個人中，陸放翁（游）要算第一。他的詩，極直實和自然，能夠把一切眼見的事物，與隨意的說話，搬寫在詩中的確，成功很好的詩，所以他能夠自成大家。

放翁爲甚麼不喜歡江西派的詩？他說：

『我初學詩日，但欲工藻繪；中年始少悟，漸若窺宏大……』又：『詩爲六藝一，豈用資狡獪？汝果欲學詩，工夫在詩外。』前半的話，是說他起初做詩力學李黃，極講詞藻。後半的話，是他覺悟的宣言，也可以說給後人作詩的教訓。

范成大是蘇州人，他的性情似乎溫柔一些，才氣似乎秀麗一些，所以他脫口能

詩，顯然是秀麗溫柔的情景，十二分活潑，且抄下二首，給大家觀賞。

夏日田園雜興

梅子金黃杏子肥，麥花雪白菜花稀；日長籬落無人過，惟有蜻蜓蚋蝶飛。

晝出耘田夜績麻，村莊兒女各當家；兒童未解供耕織，也傍桑陰學種瓜。

楊萬里的詩，和陸游范成大同一樣局面的，他的新晴西園散步

久雨令人不出門，新晴喚我到西園；要知春事深和淺，試看青梅大幾分！是和

陸范一孔出氣的，不過到了晚年，因為思國甚憂，作詩便轉急了！

尤袤是無錫人，他時常和范成大作石湖蕩及天平靈巖之遊，所作的詩與前三家一樣入妙。

四家之外，朱熹的詩也很好；——他是得力于三百篇和楚辭的，很有可觀的地方。放翁的弟子戴復古及蕭千岩葉夢德姜夔等，他們的詩也好，但已是第二流人物了！

到了永嘉的徐靈輝徐靈淵翁靈舒趙靈秀四個人起來，歌風一變，又回復到江

西派去，可是終不及江西派。

徐靈輝、徐靈淵、翁靈舒、趙靈秀這四個人，他們的名字裏都嵌有個「靈」字，所以叫做「四靈」；因為他們是同時的浙江的永嘉地方人，所以叫做「永嘉四靈」。他們的詩，專講究律體，而近體五言的風調，十分流麗，讀之，使人爽口沁心，這是四靈獨到之處，此後高郵陳造與周必大、薛季宣及許多人，專門學四靈的，就成了「江湖派」，但是一種雕縷細碎的詩，不可讀了！

和四靈同時一個詩人叫做嚴羽，他主張宗法盛唐，又著有一部滄浪詩話，攻擊宋詩的弱點，眉目十分清楚，因此，當時的詩人如方岳、劉克莊、真山民、汪元量、張炎……多人，為之風響，一時古詩勃興，很可觀。

宋代末葉的詩人，有文天祥、謝枋、謝翱、林景熙、鄧牧這幾個人，他們的詩，都是滿裝着沉痛悲恨的聲音。

乙、詞

詞在五代最精絕，到了北宋才完全，——什麼小令中調之外，更新添出一種長

調；——南宋最發達。那時候上如君臣——太宗徽宗寇準韓琦范仲淹司馬光——

下至九流三級和婦孺，多能夠懂得音律，而且可以自己製出腔調來填詞。

宋初有名的詞家，要推晏殊父子，——晏殊晏幾道——他倆作詞不抄襲前人的

的語句，實開宋初的風氣。和晏殊同時有張先柳永周邦彥。張先的詞，很真實，很悽慘。柳永喜歡作小詞，旖旎近情，有井水飲處即能歌。周邦彥的詞，精深而華麗，是善於長調的。

詞在當時，是很時髦；所以歐陽修雖是個古文大家，却也能作好詞：極婉轉綢繆的詞。

『自有詞以來，一以婉約爲體，直到蘇軾出來，不拘拘於音律，纔以調子宏亮爲高妙，一唱百和，風氣竟爲之一變。』且看蘇軾的念奴嬌：

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亂石穿空，驚濤拍岸，捲起千堆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故國神遊，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人生

如夢，一尊還酹江月。

這首詞的調格，十分宏壯，來比前人的詞，顯然不同。

與蘇軾同時的有個秦觀，他能夠用舊譜來填出幽麗淒艷的新詞，是不甚容易的。蘇軾的弟子黃庭堅、秦觀是當代享盛名的詞人，晁補之說：『當代詞手，惟秦七、黃九，他人不能及也。』此外如賀鑄、毛滂等，也是一代作手。

北宋末，有個女詞人李清照，她的詞高秀得很，怪不得在南宋時要發生極大的影響！

南宋的詞家分做兩派：辛棄疾、劉克莊等是宗法東坡的——歡喜說豪壯語；姜夔、吳文瑛等，依舊用老法子——以華麗爲主，喜歡在音律上典故上用功夫。

辛棄疾的詞，放達而豪壯。四庫全書、稼軒詞提要：『其詞慷慨縱橫，有不可一世之概。』劉克莊的詞，是得力於騷雅。

姜夔的詞，精深而華妙；他的音節和文采，南宋的詞人，誰都崇拜他的。與他同時有吳文瑛、張炎、周密、王沂孫、史達祖、高觀國等，也是名擅一時的詞人。

丙、小說

向來的小說，都是文言而不是白話的；到了宋仁宗時，天下太平無事，他命羣臣每天要說一件奇異而有趣味的事情給他聽，在這談講的時候，叫人錄下語調，當然很淺近而容易明白的；因此，才有平話體和章回體的發生。

宋代的小說，如王懋的宣和遺事與野老紀聞，歐陽修的歸田錄，王應麟的困學紀聞，宋祁的景文筆記，沈約的夢溪筆談，陸游的老學庵筆記，洪邁的容齋隨筆，張溟的雲谷雜記，吳曾能的改齋漫錄，黃朝英的靖康緬素雜記，司馬光的涑水紀聞，黃休復的茆亭客記……等書。

丁、劇曲

劇曲的名目，在隋朝就有，至宋而盛，據劉攽中山詩話：『祥符天禧中，楊大年錢文僖晏元獻劉子儀以文章立朝，爲詩皆宗李義山，後進多竊義山語句。嘗內晏優人有爲義山者，衣服敗裂，告人曰：吾爲諸館職，擣撻至此。聞者歡笑。』這一類是樂語的聚集。葉紹翁四朝聞見錄所載優伶調謔的事情，和劇曲相像；當演唱的時候，雖是搬

古人物，却用新的歌詞來唱的……後來金元間的劇曲，實是淵源於此呢！

宋史樂志及東京夢錄載有「小兒隊」「女弟子隊」「等隊舞」及雜劇等等，很是詳細。

大概宋朝的雜劇行於君臣的叫「樂語」行於民間的有「伎樂」

宋代的作曲者，是很難考的！擊壤集裏有蔣竹山底沁園春及石次仲底惜多嬌此外秦觀晁无咎毛滂鄭僅亦是一代作手。

第二章 遼金文學

遼金處在中國的東北邊，就是契丹女真族的後裔，他們是野蠻民族，對於文學的論調，簡直是不懂的，只曉得隨口唱曲，當作一件娛樂事。

遼族在中國文學上，沒有多大關係，我們無從說起。據遼史所載也，只有王鼎蕭韓呼奴劉輝耶律孟簡耶律谷欲六人能文學，他們的作品怎樣？現在都不傳，也就不知道了。

金初的作家，都是宋遼的遺老，最著名的，有吳激韓昉宇文虛中高士談幾個。此後蔡松年出來，就開金代文章的正宗。金之中葉，有趙秉文楊雲翼二人主文盟；同時黨懷英王庭筠王若虛李俊民馬定國李純甫的文，也很可觀。這是金文極盛的時代。金末則有元好問；他的文章不及他們，詩却比他們好。

金詩多伉厲的聲音，這也許是風土影響所致。有人說：『金之詩，乃純然之詩也。前之宋詩，由散文而化；後之元詩，由詞曲而化。金詩有宋詩之新，而無其俚鄙；有元詩之麗，而無其纖巧。故最爲特色。』這話說得有道理，只是太含糊罷了。

金之詩人，元好問最好，趙秉文黨懷英次之。其餘如蔡松年楊雲翼馬定國王若虛幾個都很能做詩。

元好問的詩，我們抄下幾首來看看。

山居雜詩

瘦竹籐斜挂，
蓼花草亂生。
林高風有態，
苔滑水無聲。

鴛鴦扇頭

雙宿雙飛百自繇，人間無物比風流；若教解語終須問，有底愁來也白頭。

第三章 元代文學

元代的文學，因受了遼金的遺風，尙劇曲小說而輕詩文。在這代文學史上，是劇曲大盛的時期；而小說也漸漸的改進了。至于詩文方面，簡直是很冷淡，很寂寞的，一些也沒有進步。

一、曲

說起曲的歷史，很長很遠，但是要簡單的講來，不外這樣：

『三百篇亡而後有離騷，離騷難入樂而後有古樂府，古樂府不入俗而後以唐絕句爲樂府，絕句少婉轉而後有詞，詞不快北耳而後有北曲，北曲不諧南耳而後有南曲。』王元美、沈卮言。

曲又名大曲，在內容有傳奇和雜劇的分別，在聲調有北曲與南曲的分別；北曲勁切雄亮，南曲婉轉清遠。

元曲的特盛與特好的原因：一則因北方人善于製曲，并且把製曲當一件正經

事幹一則因元人以曲取士文人的心力，便集中于曲了。沈德符說：「元人未滅南宋時，以此定士子優劣；每出一題，任人填曲。」這一來，元朝的劇曲在文學史上，便佔着一個很重要的位置。

元代作曲的人很多，鍾嗣成錄鬼簿載有一百十七人；而涵虛子詞品也載有一百多家，不具姓名的還不在內。他列馬東籬、張小山、白仁甫、李壽卿、喬孟符、費唐臣、宮大用、王寶甫、張鳴善、關漢卿、鄭德輝、白无咎等十二人爲首，貫酸齋、鄧王賓……等七十人次之，楊鐵崖……等人都沒有資格。現在我隨便講幾個。

董解元創有西廂記，一名西廂撈彈詞——因爲王寶甫的西廂記是根據于西廂撈彈詞而作的。他的曲雖不甚精彩，實在是作元曲的先鋒。此後我再說其餘諸家。關漢卿底竇娥冤是敘竇娥的怨死，涵虛子評他的詞，如瓊筵醉客。

王寶甫底西廂記是敘張生和崔鶯鶯的戀愛，麗春堂是敘金相完、顏和和李圭相爭及自濟南回朝事，涵虛子評他，如花間美人。

馬東籬底漢宮秋是敘王昭君遠嫁的事，涵虛子評他，如朝陽鳴鳳。

白仁甫底梧桐雨是敘唐明皇與楊貴妃事情。牆頭馬上是敘裴少俊與李千金
的戀史。涵虛子評他，如：鵬搏九霄。

高文秀底黑旋風雙獻頭，是敘李逵殺白衙內及郭念兒的事。涵虛子評他，如：金
瓶牡丹。

吳昌齡底風花雪月，是敘陳世英與桂花仙子在八月中秋夜相戀事。涵虛子評
他，如：庭草交翠。

李壽卿底伍員吹簫，是敘伍子胥逃在吳國吹簫度生。涵虛子評他，如：洞天春曉。
尚仲賢底柳毅傳書，是敘龍女被她丈夫棄在涇河之旁，柳毅通知其母家。涵虛
子評他，如：山花獻笑。

鄭廷玉底楚昭公，是敘伍子胥伐楚與申包胥救楚。涵虛子評他，如：佩玉鳴鸞。

鄭德輝底倩女離魂記，是敘王文舉與倩女戀愛。涵虛子評他，如：九天珠玉。

喬夢符底金錢記，是敘韓翎的戀愛故事。揚州夢，是敘杜牧的戀愛故事。涵虛子
評他，如：神熬彭浪。

武漢臣底生春閣，是寫的包公故事。涵虛子評他，如遠山疊翠。以上的總叫做北曲。

金仁傑底蕭何追韓信，是寫漢蕭何和韓信的故事。范康底竹葉舟是敘呂洞賓點化陳季卿成仙的故事。王晔底桃花女，是敘桃花女的道法。朱凱底孟良盜骨是寫楊家將的故事。施惠底幽閨記，是敘蔣世隆與王端蘭失散的悲。

元末有個永嘉人高則誠作琵琶記，是敘述蔡邕與趙五娘的戀史……後來同趙五娘牛小姐三人共同歡樂。

以上總叫做南曲。

此外還有不具姓名的作品，如梧桐葉連環計碧桃花百花亭謝金吾鴛鴦被馮玉蘭貨郎且漁樵計盆兒鬼陳州糴米三虎下山……等曲，見元曲選。

北曲的佳者，當推王實甫的西廂記。南曲的佳者，當推高則誠的琵琶記。金聖嘆把西廂記作六才子之一。沈德符說：『鋪敘委婉，深得騷人之趣，有佳句，如玉環之出浴華池，綠珠之採蓮洛浦。』藝苑卮言：『則誠所以冠絕諸劇者，不惟琢句之工，使事』

之美而已！其體貼人情，委曲必盡，描寫物態，彷彿如生，問答之際，了不見扭造，所以佳耳！李卓吾說：『西廂化工，琵琶畫工。』陳眉公說：『西廂是一幅豔裝美人，琵琶是一幅白衣大士。』其價值可知。

元曲中漢宮秋梧桐雨竇娥冤是悲劇，岳陽樓黃梁夢三度風子是傳奇，總是不朽之作。

二、小說

元代的文學，除劇曲之外，要算小說。

講到元代的小說，是受了宋代平話的遺風，把白話做小說，並且是盛行章回體的。

元代產生兩部著名的小說，就是水滸傳三國志演義這兩部小說，不但是中國文學史上的傑作，也是世界文學上的偉著；現在是風行全國而且很時髦的小說！

水滸傳的著者是施耐庵所寫的故事是由宣和遺事脫化出來的。本來只有像呼保義宋江玉麒麟盧俊義……等三十六天罡；作者推衍爲一百零八人。相傳施氏

在水滸傳之前，先畫許多人在壁上，他爲什麼要如此？無非是求惟妙惟肖；然後下筆寫去，所以書中的一百零八人，各有各個性的描寫，絕不相同，這是極難極難的事情！真是絕好的文學！

三國志演義是羅貫中根據于陳壽三國志的紀史而參加自己的理想而做的；是中國歷史小說當中第一部好小說。全書的優點——魏蜀吳三國的事情，十二分的複雜；什麼起兵了，打仗了，講和了，會議了……許多事，說說也覺得討厭，但是他能從容寫去，毫不費力，這是很寶貴的地方！

羅氏的著作很多，除三國志演義外，還有平妖傳及其他。

此外楊維植作四游記——仙游夢游俠游冥游——是屬屬奇一類的小說。

三、詩

元祖是蒙古人，對於中原的文化，是隔膜的；又因元世祖忽必烈的用人不問種族，只要有才幹的，一概取用；所以有擢爲帝師的八思巴是薩摩斯迦人，舉爲樞密副使的馬可孛羅是意大利人，命爲翰林學士的爰薛是猶太人，任爲大司馬的迦魯答

思是畏兀人。這許多外國人都在中國朝廷上做大事情；因此，一般中國的詩人，垂頭傷氣，不是悲觀，便是不平，那裏有真心去做詩呢？元詩的冷淡，這蓀實在是極大的原因！

元初的詩人，金履祥、元好問兩人是宋金的遺老。金履祥是宋朝的進士，宋亡了，隱居在仁山的下邊，虛度人生的乏味和厭世的生活，使他的詩，清淡而淒涼，總是說些悲觀的牢騷。元好問的詩，上面已經說過；他的門生，郝經、王惲二人的詩，開口便是諷刺的派度。

與金氏同道，有許衡、吳澄二個。他倆的詩，要勝過元金、郝王、許氏的門下姚燧、姚燧的門弟子虞集；與姚、虞同時的劉因，這三個人，古文極好，詩也好。就中虞集的詩最好，他與楊載、范梈、揭傒斯號稱元詩四傑。他們的詩，是追宗漢唐的。

劉因做的詩，很風流；和他同時的趙孟頫，更是特出。此後的詩人，楊維禎可做代表。到了元末，平民文學很發達，看下面幾首：

買妾言

買妾千黃金，許身不許心；使君聞有婦，夜夜白頭吟。

江南竹枝詞

初嫁郎時正盛年，畫眉塗頰鬪嬋娟；只知百歲專房寵，誰料君恩不似前？
江南女兒年十五，兩髻丫丫面粉光；小紅船上採蓮葉，北客初來應斷腸。

老客婦謠

老客婦，老客婦，行年七十又一九；少年嫁夫甚分明，夫死猶存舊箕帚；南山阿妹
北山姊，勸我再嫁我力辭；涉江采蓮，上山采薇；采蓮采薇，可以療飢；夜來道過娼門首，
娼門蕭然驚！老醜老醜，自能養身；萬兩黃金在纖手，上天織得雲錦章；繡成願補舜衣
裳，舜衣裳，爲妾佩；古意揚清光，辨妾不是邯鄲娼。

四調

元詞都與曲相混，只有張翥的詞無一曲語，故稱大宗；虞集、楊維禎及薩都刺次
之。

第四章 明代文學

明代三百年間的文學，非常墮落，因為那時候又倡言古文與理勝的運動，而且這兩種運動，是抄襲的，模擬的，完全沒創作的精神和能力！

現在我先把古文運動慢慢講來。

明初的文豪，宋濂、王禕、方孝儒三人為魁首，清四庫全書替他們三人提要，宋文雍容渾穆，王文化精氣柔，方文雄健豪壯。宋濂與王禕是太祖寵愛的文家——他時常提論到他倆。方孝儒也是太祖提拔的文人，後來不幸被燕王殺之于市，很可惜的！自從誅方孝儒十族的事情發生後，當時做古文的，就此冷淡起來；到了永樂宣德年間，才有三楊——楊士奇、楊榮、楊溥——出來，他們的詩文古雅典奧，當時號稱「台閣體」。這種台閣體，行到成化年間，才得普遍；但是八股文體的波濤，在這時候已經澎湃怒發了！

誰都曉得，八股文最是束縛思想的文章。這種文章，通行下來，生氣完全消滅了！于是出着一個大魄力的李東陽，把八股文體一掃而盡。

弘治一代，可說是詩文復古時期。李夢陽說：「文必秦漢，詩必盛唐。」這兩句話，

就是他們復古的目標。

復古最有力的人，是李夢陽、何景明、邊貢、徐禎卿、王廷相、康海、王九思七個人，號「弘治七才子」，一世稱前七子。就中李、何最爲傑出——李之雄健，何之秀逸，開正德以後諸子的體格。

李夢陽、何景明、邊貢，號三才子；加上徐禎卿，又稱「弘正四傑」。七子中，除王廷相、宋應登、顧璘、陳沂、鄭善夫四人，又稱十才子。四傑中的徐禎卿，又與祝允明、唐寅、文徵明四個人，稱「吳中四才子」。嚕嚕噹噹說得不少的才子，但是名不附實的人，那里配得這樣抬貴呢？

嘉靖初，王慎中、唐順之等起來提倡古文，以矯李何的弊端——他們把宗法秦漢的舊作，一律燒去；從此專心索學歐曾，只是心有餘而力不足，終是學不成的。後來換了目標，學唐似乎比較好些……他們兩人，和陳東、李開先、熊過、任瀚、趙時春、呂高八個人，稱嘉靖八才子。在當時自以爲沒有別人能敵過而扮起架子來，把李何一派，完全壓倒。

八才子後，歸有光是個古文大家。吳南屏說：『歸氏之文，遠宗乎司馬，近近乎歐曾……當時大著作皆出于其手，其可分也。』平心而論，歸有光的文章，在明朝是個中堅，後生小子，如茅坤……多人，都拜他做老師。

王唐提倡古文，李攀龍、王世貞、謝榛、宗臣、梁有譽、徐中行、吳國倫等號稱後七子，起來反對。這七子更鬧得笑話了。他們的意志，以前七子爲善，他們的論調是：『文自西京，詩至天寶而下……』實在毫無足觀的。後來攀龍死了，世貞執牛耳，除謝榛外，改稱前五子。

繼後七子而起者，有後五子——余日德、魏裳、汪道昆、張佳胤、張九一、廣五子——王道行、石星、朱多燧、趙用賢、黎民表、續五子——俞允文、李先芳、歐大任、盧柟、吳維岳、末五子——魏允中、李維楨、屠隆、胡應麟、趙用賢。這許多派頭，其實都是效法李何的，鬧得雲烟瀰漫，爲識者所笑。

在這時候，却有幾個思想清高的超人，決意想改革，像公安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兄弟三人，皆超出時俗以外。他們的文章以清真爲主。不久，爲鍾惺、談元春所反對。

李王一派的餘波，到了明末有張溥與陳子龍二人起出擁護，有艾南英錢牧齋起來反對。

明代理勝的運動，最激烈的是王守仁。他曾經築書屋在陽明洞，所以世稱陽明先生！他的學說，注重「知行合一」，是本于孟子而導源于陸子（九淵）的。于是對于陸子，不知不覺的代他表揚了。這種運動，不發動也就罷了，一發動便引起對方的攻擊——所以有薛瑄這派起來，他們的學說，是宗于朱子（熹）的，後人稱薛瑄這一派爲河東派，王守仁這一派爲姚江派；但是河東派不及姚江派來得深切，所以當時姚江派的影響，直到浙中的王學派，楚中的王學派，南中的王學派，北方的王學派，江右的王學派，粵閩的王學派等，面積是極大的了。

當明朝復古的聲浪，影響到詩，就起了擬古的變化與詩的墮落。

明初的詩人：高啓、楊基、張羽、徐賁四人，並稱吳中四傑；四傑當中，高啓最好，他的詩，能夠出入于漢魏盛唐宋元諸家，但是不致爲所拘束，所以做得不古不今，使人很愛讀的。他又與張羽、徐賁、王行、高遊、宋克、唐肅、余堯臣、呂敏、陳則等九人，同居北郭，常

以詩文相討論，號北郭十友。

楊基的詩，很像元詩人楊維禎（鐵崖）有一次，楊維禎遊吳下，看見楊基的鐵笛歌，大喜道：「我在吳下，又得一鐵，優于老鐵。」他善作五言古詩，朱彝尊也很推許。張羽的爲人，很高尙風流，他最樂于遊山玩水，因之他的詩也寫得極風流，我舉一首——贈琴士來做例子。

有客夜半來山中，橫琴坐石彈松風；
松風曲罷抱琴去，落月一聲天外鴻。

徐賁的詩，五言古體最好，現在引他的青清水中蒲給大家看看。

青清水中蒲，織作團圓扇；
不肯贈旁人，自掩春風面。

四傑之外，另有袁凱、何大復、宋濂、王禕、方孝儒、劉基……都能做詩。

當時的劉基可比四傑，他的詩，是傾向于白話的，只因當時風氣未開，還有許多不便的地方；但是平心而論，在明初的詩人中，也算是傑出了！有了個劉基的詩，明初的詩界便分了黨派：高啓是吳詩派，劉基是越詩派，林鴻是閩詩派，孫賁是嶺南詩派，孫崧是江右詩派，現在先從閩詩派講。

閩詩派是林鴻王褒王恭王偁黃玄周玄陳亮高棅鄭定唐泰等十才子，他們的詩，漂蕩自然，很可寶貴！

嶺南詩派，孫賁爲之魁首，他的詩：「冬至至日日初長，久客客懷懷故鄉……」看來，也有些小慧。他在南海時，與王佐趙介黃哲李懷，在南園結一詩社，時號南園五先生。

江右詩派，專講究琢句腴字等事情，音格也不高，無須多說着。

台閣體的主角是三楊，都能做詩，三楊比起來，楊士奇好些，然而也不但入眼的。變台閣體的李東陽，詩宗老杜，他是有魄力的作家，除學老杜處，還有驚世的詩句，比着三楊，要勝得多了。

復古派的七子，如李夢陽何景明說：「詩必盛唐」這論調，未必相襯，我們看他兩人的詩，明明和晚唐相像。徐禎卿邊貢的詩，本于劉禹錫白居易兩人，白話的很可觀。

徐禎卿與文徵明唐寅祝允明，號稱吳中四傑，四傑都是吳人，是很風流倜儻的，

他們的詩，也很風流。

嘉靖初年的八才子，是把詩必宋詩的宣言大家，可是學宋總不成功，便轉學唐詩，略爲好些；不久，被李攀龍、王世貞……七子所反對，他們的主張，雖是和前七子同，但詩文作品，一無足觀，所以後來被徐文長、王承父等竭力攻擊……自公安、袁氏兄弟三人出來，高唱白話詩體，方推倒前後七子和其他。

袁氏兄弟三人的詩，本于白居易與蘇軾，而他們做的詩，更淺近，更通俗，後人非常愛讀！因爲他們是公安人，所以稱他們的詩體叫「公安體」。

同時有個鍾惺，他眼看公安的淺率，不勝三歎，于是和談元春、張澤蔡一年華淑幾個人把公安體變爲幽深孤峭；因爲鍾惺是竟陵人，所以稱做「竟陵體」。明詩到了這時候，衰了！弱了！和明代的國家一樣。

明代有五部著名的小說，都用白話來做的，就是西遊記、金瓶梅、封神傳、英烈傳、列國志。

西遊記是山陽人吳承恩所作，有人以爲是長春真人邱處機作的，不對！邱氏的西遊記只有兩卷，乃別一書。——西遊記在中國舊小說中要算最精密的小說，也是世界上神怪小說中的第一部小說；全書把玄奘往西天取經爲中心故事，傍的都是鋪扮罷了，但是在這項鋪扮裏，描寫得無微不至，可見作者想像力的偉大啊！

這部書，表面上講的是些神怪故事，實在是譏諷人生的作品，何以見得？試看下面：『……孫悟空的本領，一個「斛斗雲」直翻到十萬八千里以外；于是他自驕了。有一次，如來佛和他賭賽道：「你翻斛斗的本領極大，你能夠翻出我的掌心嗎？」……但是，總翻不過如來佛的掌心。』

這件事情，明明是罵人們的自驕，所以現在有人把「孫行者與○○○」來表吳承恩的同情。張書坤序西遊記總論：「這一部的本旨，只是勸人們誠心爲學，不要後悔！倒也別得很好。」

金瓶梅王世貞作。有人說王世貞的父親，在杭州買得一幅美人古畫，帶回時把來掛在書房裏，夜間無事，總看得出神，因此便起了相思病，到後來便把這種相思的

心念，寫在紙上，因為書中有一部分的事情太醜，所以一雙眼睛都弄得瞎了；……世貞的父親，從此傷心而死。世貞追念父親，看畫記事，便足成了！

或說：『作者抱無窮冤抑，無限深痛，而又處於黑暗之時代，無可與言，無從發泄，不得已藉小說以鳴之。其描寫當時社會情狀，略見一斑。』

本來金瓶梅也不能算是一淫書——被後世的「文賊」摘去牠的長處，取了牠的壞處，這樣，便把一部極有價值的小說，變成一部低下的壞小說了。我們試換了一種眼光去看，便可以知道當時小人女子的情狀和人心思想的程度，真是一部描寫下等婦女社會的書。更看牠的回目、題詞和短簡小曲，往往雋韻絕倫，就是文人稱述的宋詞元曲，也要遜牠——所以金瓶梅是富於文學色彩的小說。竹坡閒話說得好：『凡人謂金瓶梅是淫書者，想必伊止知看其淫處……若我看此書，純是一部太史公文字。』把金瓶梅來比太史公的文字，也未免太過。

英烈傳相傳是郭勛做的，內容是說元末英雄割據和明代初年的事情。

列國志一名東周列國志，是白下蔡元放做的，內容是說東周的事情，是做三國

演義做的

封神傳，不知何人所作？是紀武王伐紂的故事，說得奇異鬼怪，講來可以使人嗜飯。

此外：牡丹燈記，不知何人所作？日本有譯本，是淺井了意譯的；徐霞客遊記，是徐宏祖做的，全書共十二卷。

元代得功名的是戲曲，明代是八股，所以明朝的戲曲不及元朝來得盛。

寧獻王朱權，是明太祖第十六子，自號曜仙，涵虛子，丹邱先生。曾經編過元曲選，又自撰辨三教勸妬婦等十二種，只有荆釵記一種，是存在的。荆釵記是敘貧儒王十朋和錢玉蓮以荆釵定婚。後來，有一個富家子弟叫孫汝權的，想娶玉蓮爲妻。這時她的繼母和姑娘，都勸她改嫁，她總不肯。當中受了多少挫折，終得與王十朋成婚。當王十朋上京應考時，他的家眷寄住在岳家，他自己隻身孤單，途中非常謹慎。既到京都，進了考堂，連應多捷，竟被他中了狀元。萬俟大人愛他才學，以女妻之，他堅持不從。這

時孫汝權也在京都，他私下造了一封信，具了王十朋的姓名，說已娶万俟丞相之女，要將前妻休了；於是錢玉蓮的繼母要逼她嫁于孫生，玉蓮沒法，便投江自盡……然而她死裏得救，終爲十朋妻而團圓。這部書，語很通俗，文極動人。

明代劇曲大家，要推湯顯祖爲第一，所作四夢，一名玉茗堂四夢，或云臨川四夢，卽牡丹亭、還魂記、紫釵記、邯鄲記、南柯記，就中牡丹亭爲最著名。比顯祖略不及的，有阮大鍼的春燈謎、燕子箋二種。

此外，吳炳的石渠五種，卽療妬羹、畫中人、綠牡丹、西園記、情郵記；李玉一的笠庵四種，卽眉山秀人、獸關、占花魁、永團圓；徐渭的四聲猿，卽詠彌衡、詠玉禪師、詠木蘭、詠黃崇嘏，或云漁陽弄翠、鄉夢、雌木蘭、女狀女、徐坦庵四種，卽大轉輪、浮西拖拈、花笑、杜默哭廟、康海的中山狼、王九思的杜甫遊春、梁伯龍的真傀儡、沒奈何、浣沙記、馮維敏的不伏老、梅禹金的崑崙奴、張伯起的拂紅記、祝髮記、楊慎的洞天元記、徐暉的殺狗記、姚茂先的精忠記、沈采的千金記、陸采的分鞋記、明珠記、偷香記、椒觸記、沈受先的三元記、王雨舟的連環計，這許多劇曲，都很有名。

讀。

還有歸莊子慕的萬古愁曲，是發于憂憤的作品，內容倒很可觀。清世祖最喜歡。

明朝的詞很少，值得在這里講的，只有陳子龍周有燉楊慎三人。他們做詞的優點在那裡？我現在舉個例子，讓讀者自己領會罷。

陳子龍的春望（柳梢青）

繡嶺平川，漢家放壘，一株青煙。陌上香塵，樓前紅燭，依舊金鈿。十年夢斷，娉娟回首，處離愁萬千。綠柳新蒲，昏鴉春鴈，芳草連天。

周有燉的竹枝歌

春風滿山花正開，春衫女兒紅杏腮。儂家蕩漿過江去，爲問阿郎來不來？巴山後面竹雞啼，巴山前頭沙鳥棲。巴水巴山郎到處，聞郎又過石門溪。

楊慎的將至家寄所歡（臨江仙）

數了歸期還又數，今朝才是歸期。獨眠孤館費相思；夢蘭雞叫早，心急馬行遲。寄

語同心雙帶結，休教瘦損腰肢！花明月滿儘來時。先憑雙喜鵲，報與個儂知。

第五章 清代文學

在三百年的清代當中，是漢學與宋學的昌盛時代。他昌盛的原因，一則因為科舉的擁護，一則因為朝廷的獎勵。試看康熙乾隆兩朝舉行大規模的博學鴻詞科，就可以知道了。這樣，君王便可以籠絡全國奇才之士，而消磨去他們剛直英秀之氣。一方面搜羅遺籍，編纂圖書，設立書院，公開四庫。這種治國方略，影響到文學上，便引起虛榮心的文人，孜孜的從事去了。

研究漢宋學與發明漢宋學的發表——文章——總是用古文；所以古文的用途，在當時仍是佔了一個重要的位置。

清初的文家，多是明朝的遺老；當中品學最高的，要推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等三人。世稱國初三先生。——黃宗羲世稱黎洲先生。他是出於姚江派，而以慎獨為宗，實踐為主的。——顧炎武世稱亭林先生。他的主張，是以真實為本的。他有四句教訓，

就是現在講倫理學的，也引用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王夫之世稱船山先生。他生平論學，總以宋代的周程張朱爲堂奧的。

清初三位先生，都是以理學著名。同時還有孫奇逢、陸世儀、李顥三個。——孫奇逢世稱蘇門先生。論學宗象山陽明。——陸世儀是極端贊同宋學的一個人。他與江士韶、陳瑚、盛敬世稱嘉定四先生。——李顥世稱二曲先生。論學以改過自新爲極則，與李因、李柏稱關中三李。

上面說的都是善長理學的大家，而善長古文的，更有侯方域、魏禧兩個。侯方域的序傳，是得於遷固的神理。憑他的文章看來，是效韓歐的。魏禧文章，完全學蘇與兄祥（際瑞）弟禮（和公）世稱寧都三魏。此外還有王于一、陳士業、徐巨源……諸家，也是明季高尚的遺民，而作開導清代古文的功臣。

除了一輩遺老的文家外，還有汪琬、廖燕、姜宸英、邵長蘅等。繼汪姜等而起的，有桐城的方苞、劉大櫟、姚鼐、吳殿麟和朱士琇。他們的文章，上規史漢，下仿韓歐，自稱古文。——世稱桐城派。——有清一代，以方苞、劉大櫟、姚鼐爲古文的正宗。——姚鼐的

學生以劉開、管同、方東樹、姚瑩、梅曾亮五人爲最；此外有歸附來的吳德旋、呂璜、吳嘉賓、朱琦、戴鈞衡等多人。這十多個人，都稱桐城派的古文家。

同時，陽湖、惲敬自謂：『文從司馬子長出，子長以下無比面。』叫做陽湖派。屬他一派的有張惠言、秦瀛、陸繼輅、董士錫、李兆洛……六、七人。他們是反對桐城派的古文家。

桐城派與陽湖派鬧得正激烈的時光，便出了一個曾國藩來調和兩派，世號折衷派；但是，他也有時也不免寫些桐城派的格局，所以桐城派的古文，到清末還有吳汝綸、張裕釗等，遵守不廢。

清初的詩人，厭棄明季的李何、李王、鍾譚諸家，專致力於追摹宋元；又以宋詩質直，流而爲有韻，元詩縝豔，化而爲對句。換一句話，清初的詩人，喜歡在聲韻上，字句上用功夫。

明季的遺老，顧炎武、黃宗羲能詩，顧詩沈雄，黃詩婉麗，都具有明詩的色彩。比他

倘好些的詩人，要推錢謙益、吳偉業、龔芝麓所謂「江左三大家」的。——他們的人格，都很卑污，論者恥之。——錢謙益的詩，宗法老杜。他沈鬱麗藻，高情逸致的作風，在古詩中也佔一位置。吳偉業的詩，好在隨筆寫去，不加修飾，比之謙益，似乎要勝一籌。龔芝麓的詩，遠不及錢吳，不多說了。

同時，又有所謂「嶺南三家」者，爲屈大均（翁山）、陳恭尹（元孝）、梁佩蘭（藥亭）。他們住在南海附近，中土的族化，遠不能及，所以依舊是作古詩的。王士禛說：「南海多才，以未染中原、江左習氣，故尙存古風。」三家之外，李漁善于做白話詩。他是明季的遺民，對於清朝，有所不滿，所以遊山玩水，觀賞古物，隨意寫下幾句，倒很爲後人所愛讀的。看他的題畫雜詩：一翁沽酒來，一翁抱琴去；相值斷橋邊，桑麻話絮絮。這首詩的勝處，人人都得看出。

順治康熙年間的詩人很多，丁藥園、陸圻、柴紹炳、毛先舒、孫治張、綱孫吳、百朋、沈謙虞、黃昊、陳延會，時稱西冷十子。丁藥園又與施閨章、宋琬、張譙明、嚴灝、亭周、釜山、趙錦帆、號燕臺七子。這十六人中，施宋兩個的詩來得好，所以當時人喚做「南施」。

北宋。施詩溫柔敦厚，宋詩雄渾磊落。

同時，還有兩個最有名的詩人，就是王士禛和朱彝尊。王士禛的詩名，在清代要算第一。當時的士大夫，無論認識他，或是不認識他的，都稱讚着。吳梅村說：「貽上在廣陵，晝了公事，夜接詞人。」不但如此，他與兄士祿，弟士祐，在京城公卿士大夫家中酬酢詠唱，總沒有空閒的日子。這也可想見王士禛在當時的榮譽了。大概他是主張聲韻而又以清新俊直的風格來倡神韻一派。朱彝尊風流得很，他的詩十分華麗，描寫愛情的詩色彩更濃。

在士禛神韻派詩體風行的時候，有他的甥婿趙執信出來反對。他表着「做詩以思路巉刻爲主」的宣言，也有許多詩人附和他。不久，又有個查慎行，他的詩，不用神韻，也不用典故，是隨便發議論而寫的，來把王趙二家調和。他的詩名也很高。

乾隆時，又有袁枚蔣士銓趙翼，所謂「江左三家」出來。他們的詩，零具了一種面目——毫不強求，隨意寫去，倒像口頭的說話。何以見得？且看他們的話：

袁枚說詩者，人之性情也；性情之外無詩。

蔣士銓詩：自古風騷皆鬱勃，人生不得意時多。

趙翼詩：李杜詩篇萬古傳，至今已覺不新鮮；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他們的話：袁蔣以爲做詩要跟着性情；趙翼更把時代精神來作詩的背景，說得極有道理。所以有洪亮吉來說破：『袁簡齋如通天神狐，醉後露尾。趙雲松如東方正諫，時帶諧謔。蔣心餘如劍俠入道，尙餘殺機。』

與袁枚同時的，還有翁方綱、沈德潛兩個。他倆與袁枚亦稱三大家。沈德潛本學神韻派，只因被江左三家說得太空，所以就改變了宗旨；但是他仍說：『詩以聲爲用者也；其微妙在抑揚抗墜之間。』又說：『詩貴性情，亦須論法；亂雜而無法，非詩也。』實在他是一個老滑頭，他做古體時宗法漢魏，做近體時宗法盛唐。這樣，反受一般詩人的歡迎。翁方綱的詩宗江西派，一付生硬的口吻，使人搖頭。

此外，如毛奇齡、馮班、宋犖、陳維崧、厲鶚、王文治、吳錫麟、張罔陶、黃景仁、舒仁等都，能傑出一時。

沈德潛的詩，在當時很佔優勝。他的門人王鳴盛、王昶、錢大昕、曹仁虎、黃文蓮、趙

文哲吳泰來，時稱「吳中七子」，在清代文學史上，也佔一位置。

到了清代末葉，曾國藩、潘德輿、李慈銘談獻諸人，或推本性情，或導源雅頌，都有意做史詩。再後王闓運、陳石遺、樊山幾人的詩，辭情綺麗，很帶有六朝的意味，是不可學的。

前清一代的小說，要算最盛了。

最著名的，要推——曹雪芹底紅樓夢。紅樓夢一名石頭記，又名金玉緣，又名情僧錄，又名十二金釵記。現在通行的本子，有一百二十回，只前八十回，是曹雪芹作的，後四十回，是高鶚續的。或說前八十回是清初舊本，後四十回爲曹雪芹所增。（？）

吳敬梓底儒林外史，劉鐵雲底老殘遊記，李松石底鏡花緣，鶴眠道底花月痕，李伯元底官場現形記，吳研人底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這幾部書，是寫社會官場兒女腐儒的小說，都能寫得入神，真不愧爲清代第一流小說。

以上都是白話的。文言的小說，也有兩種可入第一流。

聊齋誌異，是蒲松齡做的。書裏的言語，都說人生是托之於天命的。他的描寫奇離而瑰怪，是一部絕妙的諷世小說。

王韜的淞隱漫錄，是看過聊齋後的作品，所以又名後聊齋。

閱微草堂筆記的作，是筆記的小說。書裏的描寫，是些妖魔鬼神的故事，是勸人爲善的寓言。

此外，還有許多小說，如今古奇觀燕山外史、七俠五義、小俠五義、續小五義、兒女英雄傳、東漢演義、前漢演義、秦漢演義、隋唐演義、廿四史演義、說唐全傳、五代殘唐演義、南北宋志、說岳全傳、蕩寇志、女仙外史、平山冷燕、施公案、彭公案、濟公傳、野叟曝言、金翠翹傳、西青散記、夜談隨錄、諧鐸……等，都是第二、第三流的作品。

劇曲最盛的時期是元朝，明朝漸衰，清朝復盛——是因爲元朝以曲取士，明朝無心研究劇曲，清朝以爲是一種時髦的裝飾品的緣故。所以清初的文人如吳偉業、有臨、春閣、通天台兩種，尤侗有鈞天樂，稽永仁有續離騷、揚州夢二種，龔芝麓有白門

柳吳綺有楊椒山及桂馥的放楊枝投溷中謁府帥題院壁之後四聲猿舒位的樊姬擁髻卓女當爐博望乘槎酉陽修月之瓶笙館。不過他們的作品是嘗試的，究竟不及李漁。

李漁是清代的第一劇曲大家。他的作品如笠翁十種曲——風箏誤，蜃中樓，鳳求凰，意中緣，玉騷頭，慎鸞交，巧團圓，奈何天，憐香伴——與十二樓——合影樓，奪錦樓，三與樓，夏宜樓，歸正樓，萃雅樓，拂雲樓，十香樓，歸鶴樓，奉先樓，生我樓，聞過樓——都是喜劇。文采和思意都很好，並且是用白話文做的，什麼人都能了解，所以非常通行。

自從十種曲與十二樓出世之後，一般文人都喜歡作曲了。孔尚任的桃花扇及小忽雷傳奇，洪昇的長生殿，天涯淚，四嬋娟，蔣士銓的香祖樓，九種曲——香祖樓，空谷香，桂林霜，一片石，第二碑，臨川夢，雪中人，冬青樹，四絃秋——尤侗的清平調，讀離騷，吊琵琶，桃花源，黑白衛，五種，都是膾炙人口的作品。

桃花扇是描寫侯朝宗李香君的戀愛故事，說到哀處，可使人心痛；說到豔處，可

使人開懷。聲色景影，惟妙惟肖。相傳書成的日子，北京城裏的官紳，爭相傳抄，就是舞台上也是日夜排演的。總可想見桃花扇的價值了。

長生殿是寫「唐明皇楊貴妃」在長生殿盟月：「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爲連理枝。」後安祿山叛，明皇親征，至馬嵬驛，兵要殺貴妃而後肯進，遂縊殺之。平亂後，明皇渴念貴妃，遣方士入仙山求得，已證仙矣。此曲略後於桃花扇，價值也很高。在初次排演的日子，京城裏的公卿士大夫以及名流妓娼，無不狂人似的，座位總是滿滿的。下至民家宴會，妓院歌唱，似乎非演這長生殿一曲不可。

尤侗的五種曲，也很美，曾演於內苑，觀者甚衆。

此外，舒位之瓶笙館四種，桂馥之後四聲猿，張照的月令承應，昇仙寶筏，勸善金科，法官雅奏，羣仙祝壽，鼎峙春秋，忠孝璇圖，之院本七種，夏綸的無瑕璧，杏花村，瑞筠圖，廣寒梯，南陽樂花萼，吟之惺齋六種，張堅的夢中緣，梅花簪，懷沙記，玉獅墜，之玉燕堂四種，黃燮清的茂陵弦，帝女花，春令原，鴛鴦鏡，凌波影，桃溪雪，居官鑑，之倚晴樓七種，袁于令的祝髮記，樓西記，珍珠衫，獨樂園，之籀庵曲，楊恩壽的桂枝香，婉孌，封埋靈

坡三種，沈起鳳的才人福泥金帶二種，汪品朝的投桃記彩舟記之環翠堂曲，楊觀潮的吟風閣詞曲譜，金農的冬心自度曲……也都是傑出一時的作品。

清初的詞，龔芝麓、梁清標很負盛名，而以吳偉業爲第一。同時，尤侗的詞，也很回轉的。

有清一代的詞人，朱彝尊要算第一。大概彝尊的作詞，是故意的——因爲他和妻妹壽貞（小名松兒，字山嫻）發生了戀愛，可是總難達到目的，以致都害了相思毛病。病在壽貞，只是抑鬱於心頭；在詞人，便把他一枝敏銳的筆，用十分纖柔的手腕，來寫些有所思的事情。這樣，也許稍可安慰相思者底心靈了。他的靜志居琴趣詞和風懷二百韻，都很明瞭的，寫他和壽貞的事蹟。

與朱彝尊同時的陳維崧，詞才極高，當時朱、陳的詞，海內聞名。

同時，還有毛奇齡、宋琬等，也能做詞。此外，宋徵輿、錢芳標、顧貞觀、王士禛、彭孫遹、蘭性德稱前七家，加上李雯、沈謙、陳維崧，就成前十家。繼起者，有張惠言、周濟、龔自

珍項鴻祚許宗衡蔣春霖蔣敦復稱後七家；加上姚燮張琦王錫振三人，就成後十家。就中張惠言的詞，頗有些裝扮的派度，不及宗法於朱彝尊的厲鶚的詞好，所以厲鶚的浙西一派，漸漸地盛行了。譚獻說：『王士禛錢芳標爲才人之詞；張惠言周濟爲學人之詞；惟性德項鴻祚蔣春霖爲詞人之詞，與朱厲同工異曲。其他則旁流羽翼而已。』可見浙西一派，在當時的榮譽。

第四編 中華民國文學

一九一一年八月十九日，革命軍起義於武昌，各省聞風響應，沒有一年功夫，便推倒滿清，成功了現在的中華民國。換句話講，就是我們推翻君主的帝國，建設共和的民國。這一來，在言論上，版權上，無形間得到許多自由；或許王帝的專制勢力，到這時候如日出雪融，不能完全消滅了！

一九一六（民國六年）年，胡適之在新青年上發表一篇文學改良芻議，接着陳獨秀也發表一篇文學革命論，把文學革命互相號召，雖然受着林紓等不少的反對；但是，這種高調，已如大海中澎湃怒發的波濤，勢不可當；畢竟把數千年來古文的城壘衝破，而幫助新文學在新開闢的康莊大道上蓬勃地向前進行。

不久，新文學的領土已經滿佈于全國。到現在，差不都一舉筆便是白話的口吻；古文已是不行的了。

中華民國的文學，我們極容易看到，不用多介紹，我在這裏暫告終筆。

結 論

歷代文學，上面已分章述過，現在歸納起來講。

上古人民，對於宇宙萬象，發生任何感想，當手舞足蹈，種種表白動作發洩不盡的時候，不知不覺底學習鳥鳴獸嘯，「葛天氏之民投足以歌八闋」的事情，便是歌謠的淵源。伏羲時的駕辨曲，網罟歌，神農時的豐年歌，有炎頌，以及黃帝時的許多歌謠，本是一種口頭傳唱的樂歌，因為沒有文字把他寫下，便失傳了，很可惜的！

唐虞之世，天下太平，上下和樂，所以有時農民唱出幾首民歌，有時帝王也歌着自然陶冶的曲子，像擊壤歌，康衢謠，南風歌，卿雲歌等等，都是表現社會生活狀況及其政治方面的事情；這種色彩，完全是脫口成詩毫不修飾的。

文學的開始，是合作的，不是個人的。因此，上古時候結婚的儀節風俗，以及季候的變遷，神靈的祭祀，播種和收穫時的祈禱，乃至口頭流傳的箴言及趣語之類，在三代文學裏面，赤裸裸底顯着。這是數千百年以來爲一般文學家所心許了的。

周朝的先王，是把仁人之心起來反對殷紂，卒後使當時人民的贊慕，做了帝王，不必說，仁人君子的心目中，以爲天下不是個人的而是羣衆的；對於一切的享有特權，也就普遍了。質言之，社會上種種情況，總是抱公開的態度。所以民間能夠諷刺君王和贊美君王。詩三百篇，完全是描寫這些事情的文學；間或者也有許多婦女老幼在田工完了的夜裏，到巷中紡績，飢的歌，寒的歌，勞的歌，事的民歌，總是很純粹的民衆文學。

春秋的文學，被兩個大思想家——老子孔子——弄壞了。他們的一舉一動，都含有論理學和哲學的色彩，文學方面，不免牢騷氣太濃。

春秋以後，政府裏太模糊了，於是民間對於自由發表思想的機會更多。戰國的擾亂，是上流社會的紊亂，不免有智慧上的競爭，諸子百家，利用這個時機，把自己抬到智識階級裏去，發揮自己的思想，那有心向文學呢？所以這時代的文學，只是農民的謳歌和失志者的哀訴，以及許多諷刺俚謠。

在戰國七雄的爭奪中，不幸出了一個摧殘文學的孟賊秦始皇來得天下，做了

皇帝，把古來所有的書籍，一總燒去，好像一叢鮮花，正在春光明媚的時候，何等可愛，忽兒被一場無情的風雨打得零零落落，不是很可惜的麼？秦始皇真是千古的罪人！或許是中國文學的厄運吧？

文學史到了這個時候，作一結束，叫做上古期。

漢代在秦火之後，文學方面，大受損傷。他們要想建設文學，不能辦到，依舊取前人的老法子做去。但是他們曾經在詩界上特地的舉出五言詩如十九首和其餘的古詩，很能受後人的嘆賞；並且還創設樂府辭賦與有趣的散文，在兩漢的文學史上，點綴得很好看了。可是總覺得這種花樣，在上古文學中間，已得看到他的本身，這里不過添設了許多枝葉罷了。我們可以斷定項羽的垓下歌是受楚辭的感化，古詩十九首是詩三百篇的變相，樂府是從古詩中脫化出來的，說部是繼着小說家的開端，是無可疑了。

這種風氣，經過魏晉，直到六朝，更盛行了。

三曹和七子，專是講外貌而不究風骨的，講到華縟還有餘，講到氣體便不行了。

晉朝出了一般大人先生。他們提倡老莊之學，遂開清談之風，影響到文學上面，覺得很平淡了。他們想補救這「平淡」，便創出駢儷文，於是四方之門大開。

老莊之學，完全是一種厭世的色彩，印像到陶潛的腦海中，便造成他偉大的田園詩人，實是例外。

南北朝的文學，只喜歡在字面和句子上用功夫，卒致香粉撲鼻，臙脂耀目的不堪看的醜態。不過，在北朝方面，很有許多戰士氣概的平民文學，也許他們住近朔漠，不染中原的習氣，倒很可觀。

隋煬帝是個驕淫之徒，做了王帝，不免有一番奢華風侈的事情，影響到文學上，終于大興綺豔的「妓聲」。

唐初的四傑，是延江左的餘風，以修飾章句爲務的。到張九齡出，方能一變。同時李杜也出世了；他們用着神筆柔腕，寫了很多的好詩。接着白居易元稹……幾十人起來，都是詩壇上的健將。這種現象，在文學史上，也在例外。

李白在酒醉之後，手舞足蹈，異常快樂，于是他隨意唱出，更是活潑動人。像菩薩

蠻憶秦娥等篇，傳到五代文學家的眼眶裏，使他們演出許多詞來。

文學史到了這個時候，作一結束，叫做中古期。

宋元明清幾代，又是一班大人先生們在那裏弄花樣。他們個個都是官員，說到家產，總是十餘萬的富戶。除了拍上使的馬屁外，暖衣飽食，無所用心。在這種情形之下，自然是很自由的，所以『有時陸放翁高興了，便做一首白話詩；有時柳耆卿高興了，便做一首白話詞；有時朱晦庵高興了，便寫幾封白話信，做幾條白話信札；有時施耐庵吳敬梓高興了，便做一兩部白話的小說；這都是不知不覺自然產出品，並非是有意的主張。』（胡適之）

倒過來說，一般平民，一天到晚辛辛苦苦忙于生活還來不及，那里有空閑功夫來欣賞文學呢？在時候，却有幾個呼冤的文學家，如邵雍石曼卿……多人，他們爲平民呼冤的聲浪，很急烈的，可是終于沒有效力。在這個時期的文學，總帶有貴族色彩。老實說，這個時期的文學，專爲貴族的玩意兒。

文學史到了這個時候，又作一結束，叫做近古期。

人類與富于情感的動物，而情感又須時常得到一種安慰，方才完成「人的生活」。文學就是人生的安慰者，牠雖是多數產生於貴族階級，而一部分代平民呼冤的文學家，他們悲壯的可憐的聲浪，無時或息的喊着……人心總是軟的，一聽到這種呼聲，不知不覺的也表起同情來了，他們想文學是訴於情感的工具，人人都有情感，即人人都愛文學，但是舊文學是淵深的，不容易懂的，要使一班平民來欣賞，非白話的不可。於是提倡白話文的聲浪，日高一日，到現在差不多已滿佈於中國了。

後來外洋的新思潮，奔騰澎湃的輸進來，文學界上，大受其影響——我們知道從前的文學在形式上，詩有五言七言絕詩律詩的分別，並且要押平仄韻。從前的小說，完全是寫史的。從前的劇曲，也有一定的格律。在思想上，往往被約束而不得自由寫出來。所以有胡適之、俞平伯幾個首樹旗幟，他們以為「有什麼話，做什麼詩。」——有多少話，做多少長的詩。——絕對不用典故，不用對偶，不用套語爛調，不要模倣前人，不避俗語俗字，……這種詩是無格律而很自由的詩。繼續有康白情、郭沫若等許多人起來從事，更是可觀。

小說方面，林紓翻譯得很多，可是他用文言翻譯的，有許多精彩的地方，未免遺漏，但總染有西洋的色彩。真真白話小說的作者，有魯迅、郁達夫、許地山、冰心、女士等，都很有好的作品。

至於劇曲方面，自從易卜生集和俄國戲曲集十種譯成華文以後，也有許多產出物。

這些妙好的文學，猶如秋夜的甘露，漫漫地滋潤民衆底心靈，到現在民衆底心田裏文學嫩芽，已得自由生長了。

附錄歷代文學家檢查表

(除文學家外，如史學家，哲學家，批評家……等，這里也稍寫一些，以備調考。)

周：(春秋，戰國)

周公名旦，文王子。孔子名丘，字仲尼，魯人。——屈原(見九頁本傳)——宋玉，戰國時楚人。屈原弟子。爲楚大夫，憫其師放逐，作九辨述其志以悲之。——景差，戰國時楚人，好詞賦。

漢：

李陵字少卿，隴西成紀人，與蘇武至友。——蘇武字子卿，京兆人，或云杜陵人。——蔡邕字伯仁，廣漢雒人，撰漢史未成。——蔡琰字文姬，邕女。知音律，適衛仲道，爲胡騎奪去。在胡二十年，生二子。曹操以金璧贖回，作胡笳十八拍。後再嫁董祀。——司馬相如字相卿，成都人。——東方朔字曼倩，厭次人。——放乘字叔，淮陰人。——張衡字協，一字平子，南陽西鄂人。——傅毅字武仲，茂陵人。——崔駰字

亭伯，安平人，篆子。——賈誼，洛陽人，世稱賈太傅。——揚雄字子雲，成都人，著有

揚子雲集六卷。——郭憲字子橫，作洞冥記。——卓文君，臨邛人，卓王孫女。——

班婕妤，成帝時女官。——主昭君，元帝宮女，名嬀，成都秭歸人。——王褒字子淵，

蜀郡人。——董仲舒，清河廣川人。——司馬遷字子長，龍門人，談子，著有史記。——

班固字孟堅，扶風安陵人，彪子，撰漢書。——荀悅字仲豫，潁州潁陰人，撰漢紀。

——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著有論衡及養性論十六卷。

三國：

曹操字孟德，沛國譙人。——曹丕字子桓，操子。——曹植字子建，丕弟，有文集。——

王粲字仲宣，高平山陽人，著有王侍中集，其中初征、登樓、檣、征思等篇，是很好

的著作。——孔融字文舉，魯國人，有孔少府集。——陳琳字孔璋，廣陵人，有陳記

室集。——劉楨字公幹，東平人，有劉公幹集。——徐幹字偉長，北海人，有中論、橘

賦、玄猿賦、漏卮賦、團扇賦，諸作傳世，無集。——應瑒字德璉，汝南人，有應德璉集。

——阮瑀字元瑜，陳留人，有阮元瑜集。——諸葛亮字孔明，琅邪陽都人，有諸葛

武侯集

晉：

山濤字巨源，河內人。——阮籍字嗣宗，元瑜子，著有達莊論。——嵇康字叔夜，譙國鍾人，著有養生論。——劉伶字伯倫，沛國人。——何秀字子期。——阮咸字仲客。——王戎字澹沖。——張華字茂先，范陽考城人。——張載字孟陽，安平人，作劍閣銘。——張協字景陽，載弟，作七命。——陸機字士衡，吳郡人，著有平原集及辨亡論。——陸雲字士龍，機弟，撰新書十一篇。——潘岳字安仁，滎陽中牟人。——潘尼字正叔，岳從子。——左思字太冲，臨淄人。——劉琨字越石，中山魏昌人，有劉越石集。——郭璞字景純，河喜聞喜人，撰洞竹。——陶淵明名潛，一字元亮，尋陽柴桑人，有陶集。——于寶字令升，新蔡人，著晉紀三十卷。——王嘉是苻秦方士。——焦度字文續，南安羣人。

南北朝：

謝靈運字唐樂，陳郡陽夏人，作撰征賦，山居賦，又撰晉書，未成。——鮑照字明遠，

東海人，有鮑參軍集。

顏延之字延年，臨沂人，有文集。

謝惠連字宣遠，陳

郡陽夏人，作雪賦及其他。

謝朓字玄暉，陳郡陽夏人，有謝宣城集。

王融

字元長，琅邪臨沂人。

任昉字彥昇，樂安博昌人。

沈約字休文，吳興武康

人，著朱書百卷，文集百卷，四聲譜及八病。

范雲字彥龍，南鄉舞陰人，有文集

三十卷。

蕭琛，南蘭陵中都里人。

陸倕字佐公，吳人，撰新漏刻銘，石闕銘

記。蕭衍字叔達，南蘭陵中都里人，編通史及其他。

蕭統字德施，卽昭明

太子，撰文選。

江淹字文通，考城人，有江文通集。

江總字總持，濟陽考城

人。徐陵字孝穆，東海剡人，著有徐孝穆集六卷，王台新詠十卷。

陰鑑字

子堅。

溫子昇字鵬舉，太原人。

邢邵字子才，河間鄭人。

魏收字伯啓，

小字佛助，鉅鹿下曲陽人，撰魏書百十卷。

顏之推字介，琅邪臨沂人，著有顏

介文集三十卷，家訓二十卷。

斛律金斛律光之父。

王褒字子淵，琅琊人。

——庾信字子山，新野人，肩吾子，著有庾開府文集十卷。

唐：

薛道衡字元卿，河東汾陰人，有文集七十卷。王冑字承基，琅邪臨沂人，有文

集十卷。孫萬壽字仙期，信都武強人。盧思道字子行，范陽人，有文集三

十卷。盧世基字茂世，會稽餘姚人，有文集。

王勃字子安，絳州龍門人，撰次論及其他。楊炯字盈川，華陰人。盧昭鄰

字昇之，幽州范陽人，著有五悲及其他。駱賓王字臨海，婺州義烏人，有駱臨

海文集十卷。沈佺期字雲卿，相州內黃人。宋之問字延清，汾州人。

陳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人。上官儀字游韶，陝州人，有文集三十卷。張

說字道濟，洛陽人，封燕國公。蘇頌字廷碩，雍州武功人，封許國公。張九

齡字子壽，韶州曲江人。李白字太白，成都瀘明縣青蓮鄉人，號竹溪六逸，自

署青蓮居士，賀知章歎爲謫仙，有李太白詩集。世稱老李。杜甫字子美，木襄

陽人，後徙居南鞏縣，人號少陵，又號工部。有杜工部詩集。世稱老杜。王維字

摩詰，河東人，有王右丞集六卷。孟浩然，襄陽人，有孟浩然集四卷。高適

字達夫，渤海脩人，或云滄州人，有高常侍集八卷。岑參，南陽人，有詩集。元結，字次山，河南人，有元次山集十卷。李頎，東川人，有詩集。儲光羲，丹陽人，有詩集？卷。崔顥？王昌齡，字少伯，江寧人。韓愈，字退之，鄧州南陽人，世居昌黎，宋時追封昌黎伯，有昌黎文集四十卷。柳宗元，字子厚，河東人，爲柳州刺史，世稱柳柳州，有柳州文集。韋應物，京兆人，曾官于蘇州，故稱韋蘇州，有韋江州集十卷。劉長卿，字文房，河間人，有劉隨州集。盧綸，字先言，蒲州人。韓翃，字君平，南陽人。錢起，字仲文，吳興人。李端，字正已，趙州人，有李氏詩集。司空曙，字文初，廣平人。吉中孚，鄆陽人。一苗發，崔峒，耿漳，夏侯審？李嘉祐，字從一，趙州人。秦系，字公緒，會稽人。郎士元，字君胄，中山人。皇甫曾，字孝常，丹陽人。白居易，字樂天，號香山，太原人，有白香山詩文集。元稹，字微之，河南人，有元氏長慶集六十卷，補遺六卷。劉禹錫，字夢得，彭城人，有詩文集。孟郊，字東野，武康人，有詩集十卷。賈島，字浪先，范陽人。張籍，字文昌，和州烏江人。姚合，字

武功，陝州陝石人。選極玄集。溫庭筠字飛卿，太原人，有溫庭筠集七卷及其他。李商隱字義山，懷州河內人，有李義山詩集六卷，世稱小李。杜牧字牧之，京兆萬年人，有樊川集二十二卷。段成式字柯古，臨淄人，著有西陽雜俎數十篇。趙嘏字承祐，山陽人。張祐字承吉，清河人。韓偓字致光，有香奩集。皮日休字襲美，自號醉士，醉民，襄陽人。陸龜蒙字魯望，長興人，自號江湖散人，隨天子，甫里先生，有松陵集，笠澤叢書，甫里集。方干字雄飛，新定人。司空圖字表聖，虞鄉人。杜荀鶴字彥之，牧之季子，自號九華山人，有唐風集。羅隱字昭諫，餘杭人。羅鄴，隱弟。羅虬，號比紅兒。李頻字德新，壽昌人。

五代：

李煜？——韋莊字端己，杜陵人。——馮延巳？——毛文錫？——和凝？——牛希濟，本蜀臣，降于後唐。——薛昭蘊？

宋：

歐陽修字永叔廬陵人號醉翁晚署六一居士撰新唐書和新五代書——曾鞏字子固南豐人人號曾南豐著有元豐類稿——王安石字介甫號半山臨川人著有周禮三經文集行于世——蘇洵字明允眉山人——蘇軾字子瞻洵長子號東坡居士著有蘇文忠公集——蘇轍字子由洵次子號穎濱遺老——周敦頤字茂叔號濂溪胡廣道州人有通書——程頤字正叔洛陽人敦頤弟子世稱伊川先生——程灝世稱明道先生頤兄與兄合作語錄亦從敦頤學——楊時字中立南劍將樂人著有龜山文集及語錄——張載字子厚號南軒長安人有張子全書十四卷——陸九淵字子靜世稱象山先生金溪人有象山集二十八卷語錄四卷——朱熹字元晦號晦庵改字仲晦安徽婺源人有晦庵集一百卷曾注釋四書五經——楊億字大年建州蒲城人著有武夷新集二十卷及其他——王禹偁字元之鉅野人有文集——梅堯臣字聖俞宣城人有宛陵集六十卷附錄一卷——石介字守道號徂徠先生——蘇舜欽字子美銅山人自署滄浪翁——邵雍字堯夫范陽人號安樂先生有擊壤集——石曼卿？——范仲

淹字希文，吳縣人。黃庭堅字魯直，自署山谷老人，洪州分寧人，有山谷詩詞

集。秦觀字少游，高郵人，有淮海閒居集。張朱字文潛，淮陰人，有宛邱集

七十六卷。晁補之字無咎，鉅野人，有雞筋集七十卷。陳師道字履常，一

字無己，彭城人，有後山集二十四卷，後山詩話一卷，後山談叢四卷。李薦字

端叔，華州人。陸游字務觀，號放翁，山陰人，有渭南文集，劍南詩集。范成

大字致能，號石湖居士，吳人，有石湖集。楊萬里字廷秀，吉水人，人稱誠齋先

生，有誠齋集。尤袤字延之，無錫人。葉夢德字少蘊，吳縣人，有愁眠集。

徐靈輝名昭，字道輝，有芳蘭軒集。徐靈淵名璣，字文淵，有微亭集。

翁靈舒名卷，字靈舒，有西巖集。趙靈秀名師秀，字紫芝，有清苑集。嚴羽

字丹丘，自號滄浪逋客，邵武人，有滄浪集。劉克莊字潛夫，號後村，著有梅花

百詠，後村文稿五十卷。陳造字唐卿，自號江湖長翁，高郵人。周必大字

子充，廬陵人。薛季宣字士龍，永嘉人。文天祥字宋瑞，號文山，吉水人。

謝枋得字君直，號疊山，陽州弋陽人，有疊山集。謝翱字臯羽，自號晞髮子，

長溪人有晞髮子詩集。寇準字平仲，華州下邳人，有詩詞集。韓琦字稚

圭，相州安陽人，有安陽集。晏殊字同叔，有珠玉詞一卷。晏幾道號小山，

世稱小晏，有小山詞集。張先字子野，吳興人，自名三影，人稱三中，卽心中事，

眼中淚，意中人。柳永字耆卿，一名三變，號屯田，崇安人，他與乃兄三復三接，

時稱柳氏三傑，著有樂章集一卷。周邦彥字美成，錢塘人，有清直集。李

清照字易安，濟南人，有漱玉集。辛棄疾字幼安，號稼軒，歷城人，有稼軒詞集。

姜夔字堯章，號白石道人，石帚，鄱陽人，有白石詩詞各一卷。賀鑄字方

回，自號慶湖遺老，衛州人，有東山寓樂府。毛滂字澤民，江山人，有東堂詞。

吳文瑛字君特，號夢窗，四明人，有夢窗甲乙丙丁稿。張炎字叔夏，有玉

田詞，（卽山中白雲詞）。周密字公謹，濟南人，自號弁陽嘯翁，有草窗詞，（

一名蕢州漁笛譜）。王沂孫字聖與，號碧山，中仙，會稽人，有花外集，（一名

碧山樂府）。史達祖字邦卿，號梅溪，汴人，有梅溪詞一卷。高觀國字賓

王，號竹屋，山陰人，有竹屋癡語一卷。王懋，野客叢書凡三十卷，末附野老

紀聞。——王應麟字伯厚，慶元人。——宋祁字子京，雍邱人。——洪邁字景廬。

——遼金：

吳激字彥高，號東山，工樂府。——蔡松年字伯堅，工樂府。——趙秉文？——楊雲

翼字之美，平定樂平人。——黨懷英字世傑，馮翊人。——馬定國字子卿，桂平人。

——元好問字裕之，號遺山，秀容人。著有遺山集四十卷，附錄一卷。——王若虛？

元：

(作曲家請看附錄)

金履祥字吉父，蘭谿人，世稱仁山先生。——許衡字平仲，河內人，世稱魯齋先生。

——吳澄字幼清，自署草廬居士，撫州崇仁人。——虞集字伯生，號道園，仁壽人。

著有道園學古錄五十卷。——楊載字仲弘。——范梈字亨父，一字德機。——揭

傒斯字曼碩，富州人，有文安集十四卷。——劉因字夢吉，容城人，有靜修集三

卷。——趙孟頫字子昂，號松雪道人，湖州人，有松雪齋集十卷。——楊維禎字廉

夫，號鐵崖。——張翥字仲舉，號蛻巖。——薩都拉字天錫，號雁門。

羅貫中，杭州人，有後水滸。

施耐庵，東都人。

明：

宋濂，字景濂，浦江人，有潛溪集。——王禕，字子充，浙江義烏人，有華川前後集。

——方孝儒，字希直，一字希古，浙江甯海人，有遜志齋集。——楊士奇，名寓，太和人。

有東里全集九十七卷。——楊榮，字勉士，有文敏集。——楊溥，字弘濟，有楊氏文集。

——李東陽，字賓之，號西涯，茶陵人，有懷麓集百卷，詩話一卷。——李夢陽，字

獻吉，慶陽人，有空峒集。——何景明，字仲默，號大復山人，信陽人，有大復集。

——邊貢，字延實。——徐禎卿，字昌穀。——王廷相，字子衡。——康海，字德涵。——王

九思，字敬夫。——宋應登，字升之。——顧璘，字玉華。——陳沂，字魯南。——鄭善

夫，字繼之。——祝允明，字希哲，長洲人，自號枝山。——唐寅，字伯虎，一字子畏，號

六如，吳縣人。——文徵明，初名璧，字行，更字徵仲，號衡山居士，長洲人。——王慎

中，字思道。——唐順之，字應德。——歸有光，字熙甫，崑山人，人稱震川先生，有歸

震川文集三十卷。茅坤字順甫。李攀龍字于鱗，歷城人，有滄溟集。

王世貞字元美，號鳳洲，自署弇州山人，太倉人，有弇山別集百卷，四帝稿百七十四卷，續稿二百另七卷，觚不觚錄一卷。謝榛字茂秦，臨清人，有四溟山人集。

宗臣字子相，興化人，有方城集。梁有譽字公實，順德人，有蘭汀存稿。

徐行中字子與，長興人，有青蘿館集。吳國倫字明卿，興國州人，有劔甄洞

正續集。袁宗道字伯修，宏道字無學，中道字小修，他們的作品，如廣陵桃源，

故篋錦帆，解脫瓶花齋，破研齋，瀟碧堂及其他。鍾惺字伯敬，竟陵人，有隱秀

軒集。談元春字友夏，竟陵人，有嶽歸堂集。張溥字天如，太倉人。陳

子龍字人中。王守仁字伯安，餘姚人，世稱陽明先生，有王文成全集三十六

卷。薛瑄字德溫，河津人，有薛文清集二十四卷。高啓字季迪，常州人，號

青邱子，有大全集十八卷，鳧藻集五卷。楊基字孟載，號眉菴。張羽字來

儀，號附鳳。徐賁字幼文。劉基字伯溫，青田人。吳承恩字汝忠，號射

陽山人，山陽人，著有射陽存稿。——（明代劇曲家，看附錄。）

清：周有燉？——楊慎字用修，有升庵集。

黃宗羲字太沖，號梨洲，餘姚人。所著皆宋儒學案。學者稱南雷先生。——顧炎夫字寧人，號亭林，崑山人。著作甚多。——王夫之字而農，號薑齋，衡陽人。著作很多。學者稱船山先生。——侯方域字朝宗，號雲苑，商邱人。有壯悔堂集。——魏禧字冰叔，號勺庭，寧都人。有冰叔文集。他與兄祥伯，弟禮字和公，稱寧都三魏。——汪琬字茗文，號鈍庵，一號堯峯，長州人。有鈍翁類稿。——廖燕字柴舟，韶州曲江人。有二十七松堂文集。——姜宸英字西溟，慈谿人。有淇園集。——邵長蘅字子湘，號青門，武進人。有青門集。——方苞字靈皋，號望溪，桐城人。有望溪文集。——劉大槐字耕南，號海峯，有海峯文集。——姚鼐字姬傳，號惜抱，有惜抱軒文集。——吳殿麟，有紫石泉山房集。——朱仕琇，號梅崖，建寧人。有梅崖居士集。——劉開字方來，號孟塗，桐城人。——管同字異之，上元人。——方東樹字植之，桐城人。——姚瑩字碩甫，桐城人。——梅曾亮字伯言，上元人。——吳德旋字仲倫，宜

興人有初月樓集。——吳嘉賓字子序，南豐人。——呂璜字禮北，廣西永福人。——朱琦字廉甫，廣西桂林人。——戴鈞衡字存莊，桐城人。——張惠言字皋文，武進人有柯茗文集。——惲敬字子居，號簡堂，陽湖人有大雲山房文集。——秦瀛字凌滄，一字小峴，無錫人有小峴山房文集。——陳繼輅字祁孫，陽湖人有崇百藥齋文集。——董士錫字晉卿，陽湖人。——李兆洛字申耆，武進人有李氏五種及養一齋文集。——曾國藩字滌笙，號伯涵，湘鄉人有求闕齋集。——吳汝綸字擊甫，桐城人有詩文集及其他。——錢謙益字受之，號牧齋，常熟人有初學，有學二詩集。——吳偉業字晉公，號梅村，太倉人有永和宮詞，圓圓曲，臨江參軍及其他。——龔芝麓名鼎孳，字孝升，合肥人有詩集。——屈大均字翁山，一字介子，後爲僧，名今種，字一靈，一字騷餘，番禺人有翁山詩略，詩外及其他。——陳元孝名恭尹，順德人有獨漉堂集。——梁佩蘭字芝五，號藥亭，南海人有六堊堂詩文集。——施閏章字尙白，號愚山，安徽宣城人有學餘堂集。——朱琬字玉叔，號荔棠，山東萊陽人有安雅堂集。——王士禎字貽上，號阮亭，別號漁洋山人，新城人有帶經

堂集及其他。——朱彛尊字錫鬯，號竹垞，秀水人。有曝書亭全集。——趙執信字仲符，號秋谷，晚號飴山老人。有因園集十三卷。——查慎行號悔餘，號初白，海寧人。——袁枚字子才，號隨園，又號簡齋，錢塘人。有隨園三十六種。——蔣士銓字心餘，號清谷，又號藏園，鉛山人。有忠雅堂集及其他。——趙翼字雲松，號甌北，陽湖人有甌北集。——翁方綱字正三，號覃溪，大興人。——沈德潛字確士，號歸愚，長洲人有歸愚詩文鈔及其他。——毛奇齡字大可，蕭山人。本姓姓，字初晴。學者稱西河先生。——厲鶚字太鴻，號樊榭，錢塘人。著宋詩紀事，遼史拾遺，有樊榭山房集。——曹雪芹名霑，漢軍鑲藍旗人。——吳敬梓字敏軒，一字文木，全椒人有文木山房集。——蒲松齡字留仙，號柳泉，淄川人。——孔尚任字聘之，曲阜人。撰闕里新志，有岸塘文集，湖海詩集，會心錄，節序同風錄。——洪昇字昉思，號稗村，錢塘人有稗村集。——尤侗字同人，更字展成，長洲人。號悔菴，晚號良齋，又號西堂老人。著有西堂雜俎，良齋雜記，鶴栖堂文集百餘卷。——舒位字立人，號鉄雲，有瓶水齋集。——桂馥字未谷，一字冬卉，曲阜人。有晚學集。——張照字得夫，號

涇南江蘇華亭人。張堅字漱石江寧人。黃燮清字韻珊別號吟香詩舫

主海鹽人有倚晴樓集拙宜園詞國朝詞綜續編。袁于令字令照號籜庵吳

縣人有金鎖記長生樂玉麟符及其他。楊恩壽字蓬海長沙人。沈起鳳

字桐威號蒼漁吳縣人有吹雪詞。楊觀潮字宏度號笠湖。梁清標字玉

立一字蒼岩號棠村有蕉林詩文集棠村詞及棠村隨筆。陳維崧字其年號

迦陵宜興人有湖海樓詩集迦陵文集迦陵詞。周濟字保緒一字介存號未

齋晚號止庵荆溪人有介存齋詩味雋齋詞。龔自珍號定盦浙江仁和人。

納蘭性德字容若滿洲正黃旗人有通志堂集。

附毛詩三百另五篇

孔子原定詩爲三百十一篇秦火亡其六今都爲三百另五篇。

國風一百零五篇

周南十一篇
召南十四篇

詠歌文王德化而作周召二公分治時采得之故名……正風

毛詩

邶風十九篇

鄘風十篇 衛至頃侯國政漸衰變風始作

衛風十篇

王風十篇 平王東遷王室不尊故降為國風

鄭風廿一篇 武公莊公為國卿士國人榮之鄭風始作

齊風十一篇 哀公荒政國人惡之齊風始作

魏風七篇 平桓之時魏君不修德而國日見衰國人憂之魏風始作

唐風十二篇 晉僖侯儉不中禮國人閔之唐風始作

秦風十篇 宣王命秦仲為大夫國人榮之秦風始作

陳風十篇 幽公之時政荒無度國人傷之陳風始作

檜風四篇 檜公不務政而好衣服檜風始作

曹風四篇 昭公好奢而任小人曹風始作

豳風七篇 周公居東述古代居豳之事以寓志曰豳風

鹿鳴之什十篇 美文武之詩

南有嘉魚之什十篇 美周公成王宣王之詩

鴻雁之什十篇 詠宣王內政之詩

節南山之什十篇 刺幽王之詩

變風

正雅

變雅

小雅七十四篇

谷風之什十篇

甫田之什十篇

魚藻之什十篇

羣臣刺幽王信讒好色以亡國之詩

文王之什十篇——美文王武王之詩

生民之什十篇——美成王刺厲王之詩

蕩之什十一篇——刺厲王幽王而美宣王之詩

清廟十篇——宗祀太王文王武王之詩

臣工之什十篇——諸侯至周助祭之詩

閔予小子之什十一篇——告廟祭社稷山川之詩

魯頌四篇——美僖公能復古也

商頌五篇——祝成湯中宗高宗之詩

正雅

變雅

頌

附諸子作物

儒家

孟子作孟子十一篇，今存七篇。——荀卿作孫卿子三十三篇，今存三十二篇。

篇名荀子——景子作景子三篇，今佚。——世碩作世子二十一篇，今佚。——

——芋嬰作芋子十八篇，今佚。——公孫尼作公孫尼子二十八篇，今佚。——

老子作道德經，今存。——莊周作莊子五十二篇，今凡三十三篇，為內外雜

道家

白話文學史大綱

附毛詩三百另五篇

三卷，又名南華真經，或曰蝴蝶夢。——文子作文子九篇，今凡十二篇，爲二卷，或題曰通元真經。——蜎淵作蜎子十三篇，今佚。——列圜寇作列子八篇，今存。——田駢作田子二十五篇，今佚。——老萊子作老萊子十六篇，今佚。——黔婁子作黔婁子四篇，今佚。——鷓冠子作鷓冠子一篇，今凡十九篇，爲三卷。——關喜作關尹子九篇，今存，或題曰文始真經。……

陰陽家

鄒衍作鄒子四十九篇，今佚。……

法家

李悝作李子三十二篇，今佚。——商鞅作商君二十九篇，今凡二十六篇，爲五卷，或題曰商子。——尸佼作尸子二十篇，今佚。——慎到作慎子四十二篇，今凡五篇，爲一卷。——申不害作申子六篇，今佚。——韓非作韓子五十五篇，今存，或曰韓非子。……

名家

惠施作惠子一篇，今佚。——尹文子作尹文子一篇，今存。——公孫龍作公孫龍子十四篇，今存六篇。……

墨家

墨翟作墨子七十一篇，今存五十三篇。——田俅作田俅子三篇，今佚。……

隨巢作隨巢子六篇，今佚。——胡非作胡非子三篇，今佚。——……

縱橫家 蘇秦作蘇子三十一篇，今存？篇。——張儀作張子十篇，今佚。

雜家 呂不韋作呂氏春秋二十六篇，今存。——……

農家 (難考)

小說家 鬻熊作鬻子說十九篇，今凡十四篇爲一卷。——青史子作青史子五十七

篇，今佚。——宋子作宋子十八篇，今佚。——

附楚辭考

楚辭或曰楚詞。

離騷 (見上本文屈原列傳)

九歌 王逸曰：『昔楚南郢之邑，其俗信鬼而祀其祠，必作歌樂鼓舞，屈原因而爲作』

九歌之曲，託以諷諫。』

天問 王逸曰：『天問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逐，憂心愁悴，徬徨山澤，經歷陵陸。見』

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及古賢聖怪物行事，因書其

壁，呵而問之，以溲憤懣舒寫愁思。」

九章 王逸曰：『屈原放于江南之野，復作九章章者，著明也。言已所陳忠信之道，甚著明也。』

遠遊 王逸曰：『遠遊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履方直之行，不容于世，遂叙妙思，託配

仙人，與俱遊戲。』

卜居 王逸曰：『卜居者，屈原之所作也。原放棄，乃往太卜之家，卜已屢世，何所宜行。』

漁父 王逸曰：『漁父者，屈原所作也。漁父避世時，遇屈原，怪而問之，遂相應答。』

以上凡七題二十五篇，謂之離騷。後漢王逸爲之章句，稱離騷經。

九辯 王逸曰：『宋玉屈原弟子，閔惜其師忠而放逐，故作九辯以述其志。』

招魂 王逸曰：『宋玉憐哀屈原，厥命將落，作招魂欲以復其精神，延其年壽。』

大招 王逸曰：『大招者，屈原之所作也。或曰景差，疑不能明也。屈原放流，恐命將終，

所行不遂，故憤然大招其魂。又曰：招隱士者，淮南小山之徒，閔傷屈原，雖身沉沒，名德顯聞，與隱處山澤無異，故作招隱士之賦以章其志也。』

惜誓，弔屈原，服賦，漢賈誼作。
哀時命，漢莊忌作。

以上凡八題十六篇，謂之續離騷。

總集起來謂之楚辭。

附元曲作者及其作品

曲別	姓名	字	號	籍貫	作曲數	今	存	曲
北	關漢卿		已齋叟	大都	五八	竇娥冤，玉鏡台，謝天香，金線池，魯齋郎，救風塵，蝴蝶夢，望江亭，單刀會，調風月，拜月亭，西蜀夢，續西廂記		
	董解元			大都？		西廂擲彈詞		
	王實甫			大都	一四	西廂記，麗春堂		
	馬致遠		東籬	大都	一二	漢宮秋，黃梁夢，青衫淚，薦福碑，岳陽樓，陳搏高臥，三度任風子		
	白朴	仁甫 <small>改字太素</small>	蘭谷	真定	一五	梧桐雨，牆頭馬上		
	尚仲賢			真定	一〇	氣英布，單鞭奪槊，柳毅傳書		

鄭廷玉	彰德	二三	後庭花，楚昭公，認字記看金奴買冤家債主，崔府君斷冤家債主。
李壽卿	太原	一一	伍員吹簫度柳翠。
武漢臣	濟南	一一	老生兒，玉壺春，生春閣。
李時中	大都	二	
李寬甫	大都	一	
王伯成	大都	二	李太白，賤夜郎。
王好古	大都	三	張生煮海。
李文蔚	大都	一二	燕青搏魚。
侯正卿	大都	一	
史九山人	大都	一	
江澤民	大都	一	
高君瑞	大都	一	
彭伯威	大都	一	

張壽卿	張時起	顧仲清	高文秀	吳昌齡	楊顯之	張國寶	石君美	戴尙甫	王文仲	紀天祥	孫仲章	石子章
						酷貧						
東平	東平	東平	東平	西京	大都	大都	平陽	真定	大都	大都	大都	大都
一	四	二	三二	一二	八	四	一〇	五	一〇	六	三	二
紅梨花			黑旋風雙獻頭，須賈許范睢，好酒膾臯遇上客	風光雪月，東坡夢	瀟湘雨，酷寒亭	合汗衫，羅二郎，薛仁貴	秋胡戲妻，曲江池，風月紫雲亭	風光好	救孝子	趙氏孤兒	勘頭巾	竹塢聽琴

李行甫	唐進之	岳伯州	趙公輔	孔文卿	于伯開	石君寶	狄君厚	李顯卿	趙良弼	曾瑞	趙明道	庾天錫
行道												
絳州	棗州	濟南	平陽	平陽	平陽	平陽	平陽	東平	東平	大都	大都	大都
五?	二	二	二	一	六	一〇	一		一	一	三	一五
灰關記	李逵負荆	鐵拐李					晉文公火燒介子推					

姚守中	孫子羽	張鳴善	睢景臣	紅字李二	喬吉甫	孟漢卿	李直夫	陸顯之	趙天錫	陳甯甫	李進取	宮天挺
					夢符							
					笠鶴翁							
洛陽	揚州	揚州	揚州	京兆	太原	亳州	女直	汴梁	汴梁	大名	大名	大名
三	一	二	三	三	一一	一	三	一	二	一	六	六
					金錢記揚州夢玉簫女	魔合羅	虎頭牌					

曲

鄭光祖	趙文殷	劉唐卿	李壽卿
德輝			
平陽襄陵	彰德	太原	太原
一七	三	二	一〇
倩女離魂記，搗梅香，王粲登樓，轉成王周公攝政			

南

鮑天祐	沈和	王暉	朱凱	蕭德祥	秦簡夫	范康	金仁傑
		日華	士凱		子安	志甫	
				復齋			
杭州	杭州	杭州	?	杭州	杭州	杭州	杭州
八	五	三	二	五	五	二	七
		桃花女	昊天塔孟良盜骨	殺狗記	東堂老，趙禮讓肥		

張可久	江勉之	黃天澤	沈拱	吳本世	胡正臣	俞仁夫	施惠 君美	范居中	王仲元	陸登善	周文質	陳以仁
慶元	慶元	杭州	杭州	杭州	杭州	杭州	杭州	杭州	杭州	杭州	杭州	杭州
	三	五					?	一		二	四	二
							幽閨記拜月亭					

外		
元貴山 一二	馬昂夫 ?	高可道 ?
滕玉霄 ?	于伯淵 ?	曹鳴善 六
	杜善夫 ?	李邦傑 ?
	周德清 四	荆幹臣 二

此表根據鍾嗣成的錄鬼簿作，但也有兩樣的地方。

(一)高則誠是元末人，鍾氏以爲他是明初人，所以在此不提及。

(二)鍾氏以爲元代的劇曲大家有六人，在這表——姓名角上有一圈的，就是大家。

附曲辨

北曲：多襯字，無引子和過曲，輕尾聲。

南曲：少襯字，有引子和過曲，重尾聲。

北曲——凡六宮：正宮二五，黃鐘二四，南呂三一，中呂三二，仙呂四一，道宮缺一，調商
 一五，大石二二，雙調一〇〇，小石五，越調三五，商調一五，商角六，般沙八，高平

調敬指調角調宮調皆缺，（元人作曲也不全用）

南曲一凡九宮一三調以仙呂爲一宮羽調附之，正宮爲一宮大石調附之，中呂爲一宮般沙調附之，南呂爲一宮，黃鍾雙調爲一宮，仙呂入調爲一宮，（與北曲不同）

北曲必四折曰雜劇體。

南曲一六齣至四〇齣曰傳奇體。

南北曲當中有作十折的，無以名之。

錄鬼簿以西廂記爲王實甫作，王世貞謂王實甫與關漢卿合作。考西廂記有五種。

董解元

王實甫

關漢卿

李日華

陸天池

李陸皆南曲，餘皆北曲。

(見煖紅室彙刻本)

附明代劇曲家及其作品

明代第一劇曲大家湯顯祖字義仍，一字若士，人號玉茗先生，與湯臨川、江西臨川人，所作四夢，一名玉茗堂四夢，又云臨川四夢，就是還魂記或說牡丹亭與牡丹亭還魂記、紫釵記、南柯記、邯鄲記。

阮大鍼字圓海，懷寧人，作春燈誕、燕子箋二種。

吳炳石渠五種，療妬羹，畫中人綠牡丹，西園記、情郵記。

李玉一字玄玉，蘇州人，他的笠庵四種，就是眉山秀人、獸關、占花魁、永團圓。

(以上皆傳奇體)

徐渭字文長，稽山人，他的四聲猿：詠彌衡、詠玉禪師、詠木蘭、詠黃崇嘏，或云漁陽弄、翠鄉夢、雌木蘭女狀元。

徐坦庵四種：大轉輪浮西拖拈花笑杜默哭廟。

朱權，自號躍仙，涵虛子，丹邱先生，明太祖十六子，他撰有辨三教勘妬婦等十二種，現已失傳，今只有荆釵記一種尙存。

沈采字練川，吳縣人，有千金記。

王九思有誤入天台杜甫游春。

康海有中山狼。

徐睨字仲由，淳安人，作殺狗記，與蕭德祥殺狗記相同。

張伯起作紅拂記祝髮記。

劉東山作嬌紅記。

谷子敬作城南柳。

沈受先有三元記。

王雨舟有連環計。

梁伯龍作吳越春秋紅綃記。

姚茂良字靜山，武康人，有忠精記。

鄭若庸有玉玦記。

馬維敏有不伏老。

梅禹金有崑崙奴。

陸采作明珠記、偷香記、椒觸記、分鞋記。

沈寧庵有玉合記。

附清代劇曲家及其作品

李漁字笠翁，金陵人，是清代第一劇曲大家，著有笠翁十種曲——憐香伴、風箏誤、意中緣、蜃中樓、鳳求凰、奈何天、比目魚、玉搔頭、巧團圓、懷鸞交、十二樓——合影樓、奪錦樓、二與樓、夏宜樓、歸正樓、萃雅樓、拂雲樓、十叠樓、歸鶴樓、奉先樓、生我樓、聞過樓。孔尚任字季重，號東塘，自署云亭山人，曲阜人，他的任東塘二種——桃花扇、小忽雷，都是傳奇。

洪昇字昉思，錢塘人，王漁洋弟子，著有長生殿、天涯淚、四嬋娟……諸劇。

蔣士銓字心餘，號清谷，或云藏園。鉛山人，著有銅弦詞及藏園九種曲（或云香祖樓九種曲）（又云紅雪樓九種曲）就是香祖樓、空谷香、桂林霜、一片石、第二碑、臨川夢、雪中人、冬青樹、四弦秋。

吳偉業作臨春閣、通天台及杜陵春。

龔鼎孳作白門柳。

尤侗號西堂，他的五種：清平調、讀離騷、吊琵琶、桃花源、黑白衛，曾演于內苑。

黃憲清，或云燮清，他的倚晴樓七種：茂陵弦、帝女花、春令原、鴛鴦鏡、凌波影、桃溪雪、

居官鑑。

稽永仁二種：續離騷、揚州夢。

桂馥字未谷，作後四聲猿，就是放楊枝、投溷中、謁府帥、題院壁。

舒位字鐵雲，作瓶笙館；樊姬擁髻、卓女當爐、博望乘槎、西陽修月。

張堅的玉燕堂四種：夢中緣、梅花簪、懷沙記、玉獅墜。

張照作院本七種：月令承應、昇仙寶筏、勸善金科、法官雅奏、羣仙祝壽、鼎峙春秋、忠

孝璇圖，每種各一百二十齣，爲四季供奉之用。

夏綸惺齋六種：無瑕壁，杏花村，瑞筠圖，廣寒梯，南陽樂，花萼吟，命意勸世。

楊觀潮字宏度號笠湖，著有信陵、葬金釵、寇萊公、思親、罷晏、諸葛晏、夜渡瀘江、魯連踏海……等。

袁于令的籀庵曲：祝髮記、西樓記、珍珠衫、獨樂園。

沈起鳳二種：才人福、泥金帶。

楊恩壽三種：桂枝香、媿嬖封、埋靈坡、竊人成句。

徐鄂二種：梨花雪、白頭新、竊人成句。

汪品朝環翠堂曲：投桃記、彩舟記。

朱素臣笠庵曲，就是奏樓月。

馮猷龍墨愁齋曲：萬事足、雙雄記。

查繼佐作鳴鴻度。

吳綺作楊椒山。

陳娘的玉獅堂（傳奇）

董恆品作芝龕記（傳奇）

顧石天作南桃花扇

錢思沛作綴白裘

王曇的回心院，令佚不傳；他的歸農樂傳奇（九齣）玉鈞洞天傳奇（四十八齣），萬花緣傳奇（四十八齣）魚龍變傳奇（？）都未刻，所以現在也不傳。

補闕。

南北朝：在昭明太子下要加入——鍾嶸字仲偉，穎川長社人。著有詩品，或云詩

評——劉勰字彥和，東莞莒人。作文心雕龍五十篇。

五代：李煜字重光，憂國而酣宴以解之。——韋莊有浣花集及箋表。——馮延

巳，一名延嗣，字正中，廣陵人。有陽春錄。——毛文錫字平珪，高陽人。——

和凝字成績，須昌人。有香奩集。與子矇，撰有疑獄集。——

宋：尤袤有遂初小稿。——周必大有平園集三百卷。——

遼金：

趙秉文字周臣，號閒閒老人，滏陽人。有滏水文集及其他。——蔡松年，真

元：

定人有文集。——吳激，建州人。有東山集。

薩都刺，本答失蠻氏，祖父以勳留鎮雲代，遂爲雁門人，字天錫，號直齋。有雁門集。

通訊處蘇州第一師範交——